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蔚蓝色文艺季刊 (总第三十五期)

出版者: 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8
U.S.A
电话: (562) 633-8980
传真: (562) 633-8986
电子邮件: 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 宁子
执行编辑: 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 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行政\财务: 迈克
编委会: 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9 No.35 September 2010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8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QWYH Design Consultants Co.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 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

ISSN 1538-8492

生命之歌	与主同行 (节选) 卢云 著/张小鸣 译	02
	布朗医生的心语 (节选) 张文亮	04
	布朗医生的信仰书简 (节选) 托马斯·布朗 著/吴中庆 译	05
蓝色地平线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余虹	10
诗人的麦地	我在两分钟之内就爱上了主 苏小和	14
	诗都应该指向神 苏小和、余杰	16
在时间的塔上	邮件地址 (外九首) 苏小和	20
	眺望 (外一首) 西川	22
时光村落	小事中的人生 张越	24
	走着——灯笼 匙河	27
	死亡从不被放大 匙河	28
下午茶	生命相通 何怀宏	30
	遥远的掌声 (节选) 余杰	31
流动印象	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 王怡	32
	灵魂的钉子户 王怡	35
大地之窗	你的生命被照亮 余杰	38
守望者语	海边孤独遐想 志明	42
哲学与真理	上下 (十一) 刘同苏	44
在路上	我和上帝有个约 (节选) 北村	48
稿约	55
索阅启事	56
封面文/封底文 托马斯·布朗	

与主同行（节选）


卢云 著/张小鸣 译

无论何时我想起贫穷的人，脑海就会浮现一些男男女女的影象，他们都背负沉重的担子，走在马路的两旁。我记得曾见过他们一清早步行往市集或农田，盼望能卖些什么，又或买点什么、找寻工作；又或遇上某些人，以致可得到援手，度过一天的生活。我记起当时我坐在车里的感觉，我充满罪疚感，看着那么多人在步行，他们当中有些是赤脚的，有些则穿着破烂的凉鞋。

我曾看见他们走在玻利维亚、秘鲁和危地马拉的尘土路上，而我心灵的眼睛，现在仍然看见他们。贫穷的人正走在我们世界的路边，背负非常沉重的担子，挣扎求存。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步行的机会不多，通常我都会乘飞机、火车、汽车和公共汽车。从某处到另一处。我双足很少与大地尘土接触，因为很多时车轮已能代步，带给我不少方便。在我的世界里，步行的人不多。在路旁，你很难见到问路的人。在我所住的世界，人们到别处去，通常都把自己关在四处移动的小室内，聆听自己心爱的卡式录音带，他们间或在停车场、超级市场，或快餐店出口碰上其他人。

然而，不但在以往，就是在今天，耶稣仍然步行着。耶稣在村庄之间往返，而当他走路的时候，他接触贫穷可怜的人。他接触乞丐、瞎眼的人、疾病缠身的人、哀恸的人，以及失去盼望的人。他与大地保持紧密的接触，所以他感受到白天的炎热、夜晚的寒凉，也认识枯萎凋谢的野草、岩石土壤、多刺的矮树丛、不结果实的树、田间的野花，以及丰富的收成。他认识这一切，正因为它不断走路，肉身感受到四季的苛刻及生命力。在路上，他细心倾听同路人的话语，也以真正良伴的权威来向他们说话。他严厉，却满有恩慈；他率直，却很温柔；他要求很高，却满带宽恕；他诸事查探，却尊重他人。他深深剖开人心，然伸出的是医治者之手；他离去，然为的是让人成长；他否定，然常常使肯定变得可能。耶稣与所踏足的大地关系极之密切。他观察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从中学习，也把它们用作教材。此外，他也显示出，那位创造主，就是同一位差派他的神。神差他到世上，向贫乏的人宣告好消息，使瞎眼的得视力、被囚的得释放。



那些在这世界马路旁、旷野和崎岖地带中走着的穷人，教我想起谦卑（humility）——出自一个拉丁字humus，其意思为地土。我必须与泥土、大地保持紧密接触。我通常举目望向空中的浮云，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除非我一而再、再而三转眼注视大地，和那些长途跋涉的疲惫男女，接受他们的邀请，与他们作伴，否则，我的梦永不会实现。不过，与贫穷者同行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意识到自己个人的贫乏：我内心深处的破碎、我的劳累、我的无能为力、我的迈向死亡。就在此，我与大地有了联系；就在此，我才真正谦卑。是的，就在此，我与所有走在大地的男男女女联合团结，且发现一个事实，我是被当作一个脆弱而宝贵的人而受到怜爱。

耶稣尚未受死前，他知道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然后倒水在盆里，开始替门徒洗脚，又用毛巾擦干。

（参《约翰福音》13：3、5）他由道（Word）化成了肉身，好能洗我疲倦的双脚。在我接触泥土之处，就是我伸向天家的身躯与大地连接之处，正是我身体上他所接触的部位。他跪下，双手托着我双脚，替我洗脚。然后，他望着我，当我们视线一接触时，他说：我刚才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

（参《约翰福音》13：12、14）

正当我向着十字架，走那既漫长又痛苦的路程时，我必须在途中暂时停下脚步，洗我邻舍的脚。当我跪在我的兄弟姐妹面前，洗他们的脚，望着他们双目时，我发现到，正是因着我的兄弟姐妹与我同行，我才能全然完成我的路程。





布朗医生的心语

（节选）

张文亮

夜里，疲惫逐渐追上他。他仍然搬张椅子，坐在病床边：在摇晃的烛光下，病人的气息仿佛更微弱，但他从口袋取出一封信，平静地朗读者：

“我最亲爱的朋友（他读给病人的每一封信都是这样开头的）：死亡是值得尊敬的一道门槛，因为过了这道门槛，就到救主的面前了，如同圣经里已被埋葬的拉撒路。他不会在坟墓中叹息：我的裹尸布怎么会这么长？我面前的黑暗何时才止尽？只要等待短暂的片刻，他就会有一个最大的惊喜，荣耀复活的主，就在他眼前。是的，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世人会惋惜我们再也吃不到好的，喝不到好的，再也无法享受了。但是，上帝的儿女啊！当我们踏上死亡的那一瞬间，死亡列车的时刻表已是救主的。”

病人听后，微弱地问道：“医生啊，我才三十五岁，您不觉得我这样离开世界，未免有点早？”医生没有回答，静静地走了。隔夜，医生又来朗读另一封信：“……早逝如同一条迅流的小河，不等夕阳余晖映水面，就直接奔向光辉的太阳。”

病人又叹息道：“我衰弱的身体，留不住温柔女性的一瞥，性的感觉与需要却依然令我悸动。”隔夜，医生又来朗读一封信：“……深深隐藏的人性软弱，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救主的荣耀却更明亮，在那交托处。那是多少健康之人，永远品尝不到的滋味。”

不久，这个病人过了那道门槛。二十六年以后，这位医生也过了那道门槛。又过了九年，这些信才以《给朋友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 Friend）为书名集结出版。这本书不仅是古典文学的瑰宝，更透露出一位医生对病人的爱与照顾。

布朗（Thomas Browne）是在英国东北部临海的挪威克郡（Norwich）执业四十五年之久的医生，但是他写的《给朋友的一封信》与《一个医生的信仰》，被后人视为散文文体的经典之作。

1655年有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终日把自己关在一个巨大的城堡里，直到有一天读了这本《一个医生的信仰》才由苦境转回，成为一个在科学领域里高举真理之光的基督徒，这人就是“化学之父”波义耳（Robert Boyle）。

“物理之父”牛顿也深受这本书的影响，后来波义耳与牛顿要求科学家发表论文，不要咬文嚼字，讲究押韵，而要用布朗的方式写作。

托马斯·布朗著
吴中庆译

布朗医生的 信仰书简 (节选)

一. 在死亡中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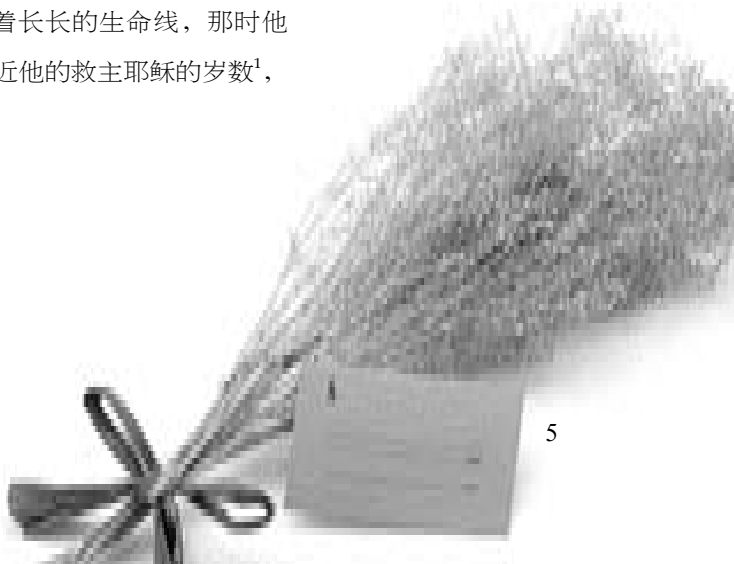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看望他时，他的亲人们仍对他的康复抱有希望，那时我就大胆地告诉他们我的伤心的见解，他不再看上去像一只草蜢，几乎没有力气去摘另一个无花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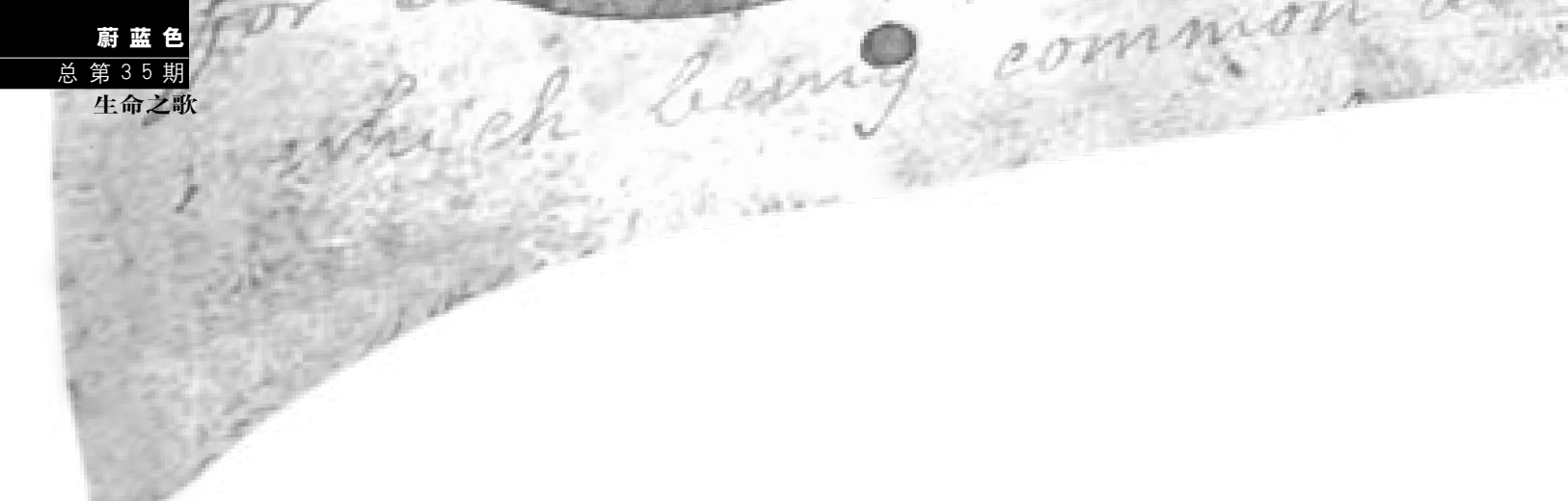
从我们的人生一开始，在我们的面容固定一致之前，就经过不同阶段的容貌变化。所以，在我们去世之前，由于疾病折磨与身体消瘦的轮换作用，我们于是又有了新的面容。在我们消隐入土之中，我们的面容又倒退到我们潜在的生殖萌芽状态的原初面貌。

他的亲人寄希望于给他换个空气环境，呼吸新鲜空气中含有的纯硝酸钾，但这些都是毫无果效的。时间在如此折腾中耗费，他很快就被发现已病入膏肓，最健康的空气也于事无补，死神此时已举起了其宽阔之箭。他没有活到五月中旬，这证实了医生们对于他的死亡时间的观察，此时的无花果树叶子就像寒鸦的爪子。他快乐地安坐于各个地方，享受着其空气、土地和水，这并没有改善其虚弱器官的软弱性……

虽然我们不能挽救他的生命，但是我们并不在他轻轻的离去中遗失我们的愿望，他的确是英年早逝。他去世就像他出生时一样，胎盘中初见的心脏轻微地一动，他的离世就像进入梦乡，并不需要举行仪式来闭上他的双眼。

不要怕死，也不要想去死，这些都不是他刚毅的决定。逐渐消融，与基督同在，才是他在离世当中的歌谣。在他不长的生命历程中，他想象他有着长长的生命线，那时他活着的岁数还不能超过拉撒路复活时的年岁，但他认为他足够靠近他的救主耶稣的岁数¹，耶稣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时，在地上耶稣的岁数并不老。





知足于死亡比想去死更好。悲惨的生活让我们希望离开这世界，但是充满美德的生活却希望我们在死亡中安息，后者就是那些坚定的基督徒的优势，他们不仅将死亡看作一根刺，而且将其视为罪愆时期的终结，死亡乃是连接今生和更美好的来生之间的地平线与地峡。在这个世界上的死亡只是另一个世界上的诞生，基督徒们心满意足地顺服于普遍的需要，并不嫉妒以诺和以利亚²。

不满足于生活是那些自我毁灭的人们的不满意状态。他们害怕生活，在死亡之路上盲目奔跑，没有人体验过死亡才害怕死去。

二. 在今生就把一只脚踏入永生

在良善的狭窄道路上，需要轻柔小心地走钢丝，要纯粹地追求美德。要严谨和节制，不可过度地放纵自己，而后才来保养自己的身体。不要浪费金钱，也不要因钱财上的一般过犯而让自己声名狼藉，需要深入地观察这些隐而未现的罪愆。也不要只是简单地享受健康，健康可能让你潜移默化地行出善行，也可以让你远离真正的美德。遵循独一的真道，你就可以真正地服侍上帝。每次生病的经历都会告诉你，没有健康你不能很好地做任何事情。病人的献祭是瘸腿的献祭，健康的日子储存了敬虔的财富，而生病成为因病不能动弹的缺陷的理由。

是否你还在不确定之路上？是否你已经进入窄门，走上山和粗糙的小路，引导你到明智之屋，还是从诚恳的博学那里，接过洁净的饮剂，可以把你带上清晰的纯净之路，过上纯洁的幸福生活。

在这纯洁的旅程之中，请不要让失望造成沮丧，也不要让困难导致绝望。不要认为你现在从利马航行到马尼利亚，那样你就会被船舵缠住，无法脱身，而在狂风前安睡。然而，你要期待的是狂风大作的大海，各种麻烦、任性肆为的狂风暴雨；经过许多次背向而行和改变方向，你终于达到目的港，这真好！你不要坐在流行的座位上面，也不要满足于普通平庸的美德，而要想设法让这些美德变得英勇豪壮。你不仅要向上帝献上平安祭，还要向上帝献上你自己。

在财富让你变得贪婪之前，你要具有慈善之心，不要失去尽绵薄之力进行捐献的荣耀。如果财富增加

1.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拉撒路是三十岁。传统上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是三十三岁。
2.旧约圣经记载以诺和以利亚都是在活着的时候，被上帝接去，荣入天堂，与上帝同在。

了，也要让你的心智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变得丰富。不要试图捐献不多，不够慷慨，你却要慷慨大方。虽然某人递给你一杯冷水，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回报，但是你不要因为美酒和膏油而伤害心情悲伤的人。对待穷人要像我们的救主对待几千个饿着肚子的人那样，让他们的肚腹饱食，还有杂碎收集在篮子里。

不要相信金钱是万能的，也不要这样说，金钱是我的信心。你看到天上的太阳时，不要吻你的手，也不要让你的耳朵对它俯首帖耳。拜玛门（即金钱）的奴隶不是上帝的仆人。贪婪击垮了信仰的力量，钝化人对感官之上的理解力，仅仅执着于当前事物的确定性，对未来的事物空留困惑；仅仅生活在一个世界，不要对别人过多期望，而是要彼此敬畏。要让别人对我们的死亡感到甜蜜一些，对于我们自己却要感到苦涩一些。葬礼不要隆重花哨，而是尽到哀悼即可，不可对着坟墓眼泪涟涟。

如果贪婪是你的恶习，不要让其惩罚你。悲惨的人并不怜悯他们自己，却残酷对待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毫无同情之心。让拥有累累硕果成为祝福，不要满足于去世时家财万贯，而是要在世时过着富足的生活。既然你的善工，而不是你的资财，将会跟随着你。既然财富只是生活的附属物，人死了就不会富裕了，或在富足中节衣缩食，或为了去世时家财万贯而平时过着贫穷的生活，这些都是日益加剧的疯狂，都是错上加错。

随意轻忽而不是高度诚实的人，并不是真正诚实的人，在良善方面是苍白无力的，在真诚方面是黯然失色的。然而，你要保持住纯洁之心，不要被大海冲走你的本色。让审慎的淳朴之心将你持定，稳固地站立在其轴心上面，不要让诱惑倒置了你的诚实之柱。恶习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甚至让你感到可怕。要不断行善，建立长久确认的习惯，使美德自然到来，或使之成为你里面的第二天性。很少人或没有人显著地纯洁，而只是在其气质中有某些占优势的根基，或具有某些个性倾向。你自己要及早学习，早些发现天性吩咐你去做的事，或告诉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些自我谦卑的人培育天性撒播在他们心中的好种子，改善其现有的习性直至完美的地步，于是成为他们那个世代当中的雪松而非灌木。他们并不满足于成为不好当中最好的形式，或好样当中最不好的样子。

不要让你国家的法律替代你的诚实，也不要认为总是足够好，法律就可以让一切变得美好。不要把慈爱、平等和怜悯的法则狭隘化，于是把福音的公义与法律权利结合起来。不要在信仰中仅仅是迦玛列³，而是让登山宝训成为你对西奈律法的阐释。

不要让美德的名声成为目标，不要为贪图名声或锣声的轰鸣而行善，也不要为了得到信任与借贷的好处，而在商业中做到数字精确和行事准时，这些都需要注意交易公正和真实的信誉。虽然人们并不寻求这些回报，简单的美德也会带来这些酬报，即使他们并不追求美德，但所有人却都尊崇美德。为了在善行中获得其他附加的结果，让撒种者取得值得称赞的表现，这些都必须有更深的根基、动机和刺激，以便让他们获得美德的特质。

虽然仁慈的软弱可能背叛你的那些毫无留意的日子，将其陷入奢侈浪费的方式之中，但是不要让你自己的恶行或邪恶的时代潮流，将你冲入极度绝望的观念、习俗或行动。如果你已经涉足于河中，那么不要试图跨过卢比孔河⁴。你不要落入极端，以免从中毫无回归之路，也不要紧密地困在淫乱和邪恶的控制之中，以免找不到个人的悔改之门，不能从中逃脱。

不要将你的谦逊归功于逆境的羞辱，而当别人仰望你时，你当谦卑地低下头。在一个骄傲的时代，在随意而行和毫无耐性的日子，你要很有耐心，因为那时人活在间歇的理性之中，处在幽默和激情的掌管之下，每人都有一种能力将你改变，把你投入短暂的愤怒的疯狂里面。如果你不能模仿约伯，那么就缺少苏格拉底的智慧，那些有耐心的异教徒让他们的敌人口干舌燥，然而他们发觉他们却将其恶毒吐在铜墙和铜像上面。

让岁月而不是嫉妒在你的脸颊上画上皱纹，被别人嫉妒时你要感到高兴。模仿别人似乎有理，愤愤不平也是允许的。不要同意与激情订约，激情不会因此情况而产生良善。别人享受着他们的良善，我们虽然不想要这些，但是不悦于别人的良善也是一个荒唐的恶行，要摆脱其原始的败坏，紧紧地持守仁慈的本性。那些能够很好顺服的人，就是一个具有首要重要性的基督徒，因为我知道他的一只脚已经在天堂里了。

摩西打破石板，也没有干犯律法，但是如果慈爱破碎了，律法本身也就动摇了。没有爱，慈善就不能完全，爱是慈善的实现。要谦卑地看待你的美德，虽然你在某些美德上作得丰丰富富，但是要认为自己贫乏可怜和赤身露体，毫无恩典的冠冕。那就是要不计算人的恶，不嫉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⁵。带着这些确定的恩典，忙碌的舌头祈求一滴冷水，哑巴或许也欢乐幸福，唱起了天堂中的圣洁之歌。

3. 迦玛列 (Gamaliel)，参阅新约圣经《使徒行传》5: 34。迦玛列是法利赛人，也是一名著名的犹太律法教师和使徒保罗的老师。这里的意思是不要仅仅能像迦玛列那样讲解律法，还要像耶稣的登山宝训所讲的那样活出来。

4. 公元前四十九年，凯撒越过卢比孔河 (Rubicon)，标志着内战的开始，所以卢比孔河也比喻为界限。

不可让你含怒到日落，而是要把你的错误写在水上。让夜晚的窗帘落在伤害之上，将这些伤痛关闭在忘却之塔，让它们似乎没有发生过那样。完完全全地宽恕你的仇敌，不要带有任何保留的希冀，如果不那样，上帝将会报复你。

你自己要实在地伟大，要超过你在别人面前所显示的那样。让世界在你里面被蒙蔽了，正如它们是天堂之光。早些把铅锤放在骄傲的脚跟，让野心在你心里有个本轮或狭隘的线路。不要用早晨的阴影来度量你自己，而是要你的坟墓的宽度来测量，用地球上的一条线来考虑你自己，但也要对屈居其下感到心满意足。不要算计着永无止境地自我发展和膨胀个人愿望。不要认为人类只是为了一小部分人而活，剩下的人就是天生来服务于那些人的野心，他们把人类变成蝇类，整个国家变为一片荒芜。不要心绪膨胀地去参与挫败地球的行动，而是要成为那些努力进入天国的人。

即使是四分之一的空间也不要给那些你内心的邪恶，这样就会让其在你的气质中扎下根，在你身上呼求权利与物产。好好地省察你在性情上的倾向。趁早攻击那些建立在天性之石上的碉堡，使之成为你人生防线的一大部分。邪恶的政治本质应当用政策来加以反对，所以更有智慧的诚实谋划反对罪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在常规或艺术的陈腐策略当中停滞不前，这样对于一种性情是成功的，而对于另一种性情却是失败的。这样就没有充满美德的社群或共同体。每个人都必须研究他自己的有机体，并建立他自己的形象规则。

最后，如果岁月的长短是你生命的份，那么不要让其成为你的期望，不要考虑长命百岁，而总是要活出超越的价值。那些活过他的生命预期的人，相当于活过很多次，很难抱怨他的生命短暂。逝去的时间就像一个阴影，让时间到来，成为现在。想到靠近这段时间，也许日子还久远，因此你就要通过对其现在的理解，来预计你的最后日子。你在生活中要把死亡当做你的邻舍，时刻想到所剩时日不多了。既然我们身上还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继续存在下去的，那么你就要把今生与来世结合在一起，将其联合在你的思想与行动之中，生活在今生，却是为来世而生活。这样认定其生活目的的人，将会离来世不远了。其实，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身居其中，快快乐乐地顺服今生与来世的一致性，并且对此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解。（节选自江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个医生的信仰—托马斯·布朗文选》，小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5. 参阅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



有一种爱， 我们还很陌生

余虹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位凶手开枪打死了三十二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很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仿佛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三十三根蜡烛，为三十三个人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他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三十三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神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作了挽回祭，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灵魂也被救赎，死后与上帝在一起。不信者，罪已被定。那三十三个人灵魂是否与上帝在一起，不在乎牧师怎么相信，而在乎他们是否有神儿子的生命。—编者）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三十三个，敲响的丧钟是三十三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纪念碑是三十三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纪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之后，我便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我们会烧几柱香？”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

答：“三十二柱。”当我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三十三”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三十二”而想不到“三十三”？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三十三”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三十三”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三十二”的悲伤经验，而没有“三十三”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受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应：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应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应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我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应中就有我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我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我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我们熟悉的爱乃有分别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分别的神圣之爱。

一般来说，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二.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他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甚至仇恨。这种爱是我们最熟悉的爱，也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在无意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根据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显然，让我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三十三”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一种“爱敌人”、“爱恶人”的爱确实让我们惊讶，一种“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的爱确实让我们意外。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冤、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不堪一击。

“恨”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于是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亘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三十三”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其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还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链还嫌不够，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你们原本有一千亿个机会可以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恰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罪，并将这种犯罪看作是伸张正义的壮举，为此他才说：“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群。”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学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马加爵回答：



“恨，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不光说我打牌作弊，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有没有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交换一下看法呢？”马加爵回答：“没想过，不可能的，当时只想到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在遗书中他说：“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显然，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他也把杀人看作伸张正义的方式。

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来自何处，都可能导致罪，尤其是来自正



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色色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导致十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我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非常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也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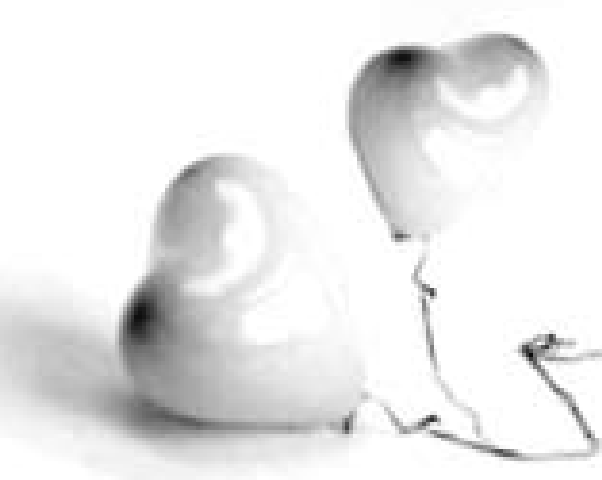
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与三十三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甚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三十二个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不，是三十三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五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三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沌沌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唉，十九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既不了知痛苦/亦不懂得爱/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東西/还深深地藏匿。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2007年5月于波士顿）



我在两分钟之内 就爱上了主

苏小和

对于大部分所谓的读书人来说，认识神、被神拣选是一个漫长的、理性纠缠的、审视的、质疑的过程。而我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就信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家庭聚会上。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他是留美回来的学者。当我在教会中第一次听见大家一起唱赞美诗，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就像一个流离失所多年、终于找到家的孩子一样。

教会的牧师问我：“你相信神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相信！”牧师又问：“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我说：“我承认！”牧师继续问：“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的罪而死吗？”我说：“我相信！”牧师最后问：“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吗？”我大声说：“我愿意！”在短短两分钟内，我就完成了决志祷告。

如果从理性上来说，那时我依然不知道什么是道成肉身，不知道耶稣的宝血如何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愿意靠着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就像爱情突然发生一样，我在两分钟内便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主。

直到我信主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主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帮助我、眷顾我。但我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并不认识主。我第一次读到圣经，是在十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给领导当秘书。那是一段幽暗、绝望的岁月，我努力让自己一天天麻木下去。

有一天，下班了，我跟一名同事从办公室往宿舍走，在大院的门口遇到一位老妈妈。这位老妈妈看上去至少有八十多岁了。她拦住我们，拿出一本黑皮的书来说：“小伙子，送你一本书。”那就是一本大开本的圣经，是那种硬皮本的。老妈妈说：“你要好好看啊，要爱主。”然后就走了。她是在跟我的那名同事说话，也将圣经送给了他。我只是旁观者而已。

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跟同事一起回到宿舍，吃完饭之后，我随手拿起那本圣经阅读起来。一拿起就不愿放下。同事发现我看得津津有味，就说：“你拿去看吧，我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那天晚上，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随手翻开一部分来阅读，翻到的正是《雅歌》。那个时候，我唯一的爱好和追求就是写诗，一读《雅歌》，顿时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好的诗歌。当时我还不能理解《雅歌》属灵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男子对女子的赞美，但这种对爱情的咏叹，这种单纯的抒情之美，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认为，这段文字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超过了拜伦和雪莱的情诗，也超过了喜欢的北岛和海子等中国当代诗

人的作品，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乃是真正的具有诗歌之美的“诗中之诗”。

从拥有第一本圣经到被神拣选，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像一只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从来没有摆脱愁苦的心态。我不知道童年的经历对其他的人的影响如何，对于我，童年的经历决定了我信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以后的学习只是对童年的解释。而且，我的童年没有别人优美，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的农村，过早的感受到了苦难、贫穷、压迫和变形。可以说，从童年时候开始，我个人的生活状态始终都是劳苦愁烦，一九八九年，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我，而在七月二十七日，我惟一的兄长病逝，生命于我来说几乎是无尽头的黑暗，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也会迅速死去。

那一年，我哥哥刚刚二十九岁，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锦绣的人生道路即将展开，却患了绝症，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我在床边安慰他，他却对我说：“哥哥已经二十九岁，快到三十岁了，活到这个年龄也可以了。那么多广场上死去的学生，他们都只有十多岁啊。”我不得不面对什么是死亡这个命题。哥哥的肉体很快就被火化了，但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相信他这么一个善良、谦和、有学问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盒骨灰。我相信他的灵魂仍然在某个地方。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很差，睡眠很不好，老是做梦，每次都梦见哥哥，在梦中与哥哥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题为《给兄长的信》的短诗：“事隔多年，我已不再梦见你，/这样的事实无从改变。/看看，我是主的孩子，/但你不是啊。但你不是啊。”

二零零一年，我又遭遇了父亲的去世。当我从外地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临终之前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心了。父亲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后来我为父亲写了一篇小的哀悼文章，里面就描述了父亲最后的时刻，他虽然失去了知觉，但是，“他的最后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流到了我的手上。”

没有主的生活，竟然是如此悲苦。我完全不能体会，人生的平安喜乐在哪里，我也不能明白什么是终极关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根据余杰访谈整理）



诗都应指向神

苏小和、余杰

余杰：最后的话题回到诗歌上吧。认识你不是始于你的读者面最为广泛的财经评论，反倒是你是诗歌。我喜欢你的财经评论，但更喜欢你的诗歌。我在网上找到一篇你与木朵的对话，谈到“南方风格”，我也是南方人，青少年时代也迷恋于南方的情愫，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以我个人的审美标准出发，我一直把那些有浓厚地方气息的作品当成我视野里的圭臬，比如沈从文，比如汪曾祺。”那么，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的信仰有没有使你的诗歌创作发生变化？

苏小和：当然，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写的诗歌，与原来写的诗歌相比，简直是背道而驰。过去，我的关注点在于地域、人性、身体、爱情，是基于当下的写作。诗歌是诗人迷恋当下的工具，无论是如今的口语诗人、下半身诗人，还是北岛、海子，都是如此。读海子的诗歌可以知道，他在愁苦中曾经仰望某种更高的存在，可他没有找到神。我在一篇写海子的文章中，将其形容为“惊惶的海子”，《诗歌》里大卫写到，“你掩了面，我就惊惶”。海子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孩子啊，不认识神，他怎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余杰：海子去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时候，随身携带了一本圣经，可惜他仍然与上帝擦肩而过，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

苏小和：是啊，如果被主拣选，海子就不会自杀了，他特别需要神，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神。诗人自杀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表明诗人在大众眼中成为一种异类的文化符号，但没有神，他们仍然无法获得自足。

我信主之后，开始追问自己：诗应当怎么写？我过去写的是诗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不是诗。试图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在自己的身体中寻找营养，最终必然失败。于是，我重读了艾略特、泰戈尔和里尔克的诗歌，有了许多新的感悟。比如，泰戈尔在《吉檀加利》中写道：“你本是我的主人，你却当我是弟兄。”他又说：“所有的诗歌都是指向你的。”可见他心中是有神的，是为神写作的诗人。比如，里尔克一辈子都在仰望神、寻找神，他的诗歌中有一种仰望的忧伤，虽然不乏忧伤和虚空，但仍然在仰望。比如，艾略特是在文化层面，将现代文明荒芜的现状呈现给神看。

对我来说，信主之后便不再歌颂身体、不再歌颂形而下的快感。这是很难的，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赞美国家；然后，在青少年时代，是赞美姑娘和爱情；再以后，我们发现要回到诗歌本身，诗歌是审美或审丑，是拉奥孔式的与悲剧命运抗争；再以后，我们发现最大的悲剧却是自己，是自己的身体，于是诗歌便



指向个人，抛弃所有的宏大叙事，面对当下挖掘，结果越写越愁苦，看不到希望，也感受不到温暖。

我在圣经中找到了诗歌的终极意义。有一次，我读到圣经《创世记》中的一段经文，是说雅各在路上的境遇：“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華你祖父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其他人可能想，這段經文並沒有什麼詩意，也跟詩歌寫作無關。但我讀到這個意象的時候，想到神的使者在天梯上“上去下來”這個動作，頓時感動萬分。在天與地之間上去下來，不就是詩人的夢想嗎？詩歌就應當像神的使者那樣，在天梯中上去下來。詩歌是最古老的、專門對神說話的藝術形式。大衛和所羅門撰写的都是最伟大的詩歌。

找到了這個意象，我不再為身體而憂傷、彷徨，不再為一個女人而讚美，而將所有的詩歌都獻給神、向神說話。當然，我也將內心的幽暗和傷口向神敞開。只有仰望神，才能得智慧，才能得真理，才能對自身有深刻的懷疑，才能徹底認識人性，也才能真正拓展詩歌的疆界。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神的光照，人怎麼可能認識自己？某一天早上起來，陽光照進我的窗戶，細小的灰塵在空中清晰可見，我寫了一首讚美詩：“陽光穿過窄門，那些徘徊在門後的空氣，空氣中徘徊的灰塵，第一次看清了自己的樣子。”

余杰：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诗人中，你认为有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神性写作的质素？

苏小和：我想应当是穆旦吧。抗战初期，穆旦从长沙一路行走到云南，路上一直在背英文单词，那时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当下的生活。后来，他怀着救国的志向参加远征军，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段时间他写的一些作品最具神性，比如长诗《隐现》就是直接写给神的。在这首诗歌的结尾处，他写道：“主呵，因为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聪明的愚昧里，/ 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朝向别人和自己，/ 太多的不满，太多的生中之死，死中之生，/ 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 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 忽然转身，看见你/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揉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我不知道他的信仰状况，但这些句子无疑是最接近神的汉语诗歌之一。可惜的是，后来穆旦仍然没有抗拒国家主义的诱惑，从美国奔向新中国，后来在国内命运极为悲惨，诗歌写作根本无法继续下去，一位伟大的诗人



就此夭折。

余杰：木朵说，你是擅长“四行一节”的诗人，这种诗体在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我很喜欢这些如同出水芙蓉般的诗句。比如，《少年》：“一位少年在树林里歌唱／他的歌声比黄鹂鸟还要尖细。／我多么怀念那种单薄的声线啊／可惜我永远也回不去了。”比如，《先知》：“才过八月，先知就失去了衣裳／他被人丢弃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从上往下看，先知象一块孤独的石头。”比如，《放声而哭》：“这满手的空气，满世界的空气／是我一生惟一不劳而获的食物／主人，这样的幸福是你的恩赐／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放声而哭。”

苏小和：是的。我在找到这样的形式之前，一直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和篇幅的人，四行一节让我的诗歌写作有所收敛。

余杰：我在你的诗歌中看到许多其他诗人不敢触及的所谓“敏感题材”。虽然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但在心灵的世界和文字的世界里，你始终保持着完全的自由。你从来没有自我预设一种检查机制，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的诗歌当作敲门砖来获取名利。

更为重要的是，你的这类诗歌与那些慷慨激昂地谴责和声讨的作品不同。你的诗句如同武侠小说中写到的软剑，软得可以当作腰带一样束在腰间，但又以柔克刚、无坚不摧。这些简单朴素的句子比那些战斗檄文更有力量。比如，我很喜欢这首《悼马力》：“马力，你死了，终年五十五岁／但你的生活还要继续。／神说过，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那么多冤死的孩子啊早已上了天堂／你只能到地狱里去。／你看那些孩子／正在神的身边唱歌跳舞／你却在火湖里受煎熬／你后悔么？你后悔么？”还有那首《写在富强胡同的小哀歌》：“我曾经路过你的家门／虽然有警察盘问／我还是曾经路过你的家门。／我曾经对他们说／我只是路过／难道我没有路过的权利么？／我曾经路过你的家门，／我曾经看见一位年过五十的女人／她戴着大口罩，攥着一枝花／仅仅攥着一枝花／她也曾经路过你的家门。”虽然通篇没有出现赵的名字，但稍有常识的读者都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有那首《不要怕他们》：“那遮挡我们眼睛的／遮不住我们的梦。／那杀我们身体的／杀不了我们的灵魂。”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给所有遭到这个政权逼迫的人的鼓励与安慰。还有《无题》：“好人进监狱／酒徒成英雄／这个国家是一台戏／演给魔鬼看。／为那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晨祷。”我在你的博客上一看写作的时间，就是在晓波被当局判处重刑的那天。这些诗句毫不晦涩，却又有一



种千锤百炼的质地。这些诗句乃是当代中国“见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徒最荣耀的身份，不就是为真理作见证吗？我想知道，是不是信仰让你获得了这种“驯良如鸽，灵巧如蛇”的智慧与勇气？

苏小和：对我来说，确实没有什么题材不能触及。信主以后，我深深感到什么是“因真理得自由”，这是一种神给人的自由。我对一切与自由有关的现象都感兴趣，都有勇气去关注，无论晓波还是唐福珍。刘晓波被判刑的那天，我用最为节制的诗歌来表达。这几句话是保罗的句式，保罗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神就是爱！无论什么意识形态，无论是怎样看上去很美的当下的旗帜，一切都应该与爱同在，一切都应该与神同在。

由此，我从来不掩饰我的信仰，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承认我的有限性，承认我的罪性。我撒谎、我嫉妒、我虚荣，我脾气暴躁，我目中无人，我渴慕财富，我还贪恋女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是的，这些都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说是人活着的世俗动力，是人性，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正是我们悲伤和愁苦的源头。我也承认，即使我受洗之后，我仍然在罪的试探面前彷徨，但我必须强调，借着神的光，我比过去宽阔了许多，安静了许多。耶稣的使命，是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爱所有的生命，这包括了犹太人恨之入骨的罗马人，也包括了你和我。耶稣的理念完全超越了我们熟悉的世俗利益之争，民族之争、党派之争和国家之争。他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了我们的意念。

这正是十字架的意义。在看得见的二元利益分割面前，耶稣选择了在那个著名的交叉点上被人钉死，从此，爱沿着不同的路径释放。即使在血腥的战场，人们也能凭着十字架的勇气，不分敌我，去拯救所有受伤的人们。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是人都会坚持自己，是人都以为自己应该拥有某种正确的暴力，是人都会排斥异己，是人都心存仇恨。只有神对这些利益之争不屑一顾，他只热爱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救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愁苦虚空的人们不来读一读圣经。我们可以选择不过一种圣洁的圣徒生活，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一种至高的智慧、一种全新的方法论。

是的，沿着这样的方法论，这种由神亲自赐予给我们的智慧，我想说，即使有些人总是封锁我的梦想，即使有些人总是剥夺我自由的权利，即使有些人总是想把我训练成一个傻瓜，但我还是爱他们，如同主耶稣说的那样，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

邮件地址 (外九首)

苏小和

邮件地址

我要写一封信给你
上面堆满我献给你的诗句。
可是主啊，我该写上怎样的邮件地址
你才能如期收到呢？

在路上

你一直与我同行
我却看不见你。
不是你身形虚无
是我的眼睛迷糊。

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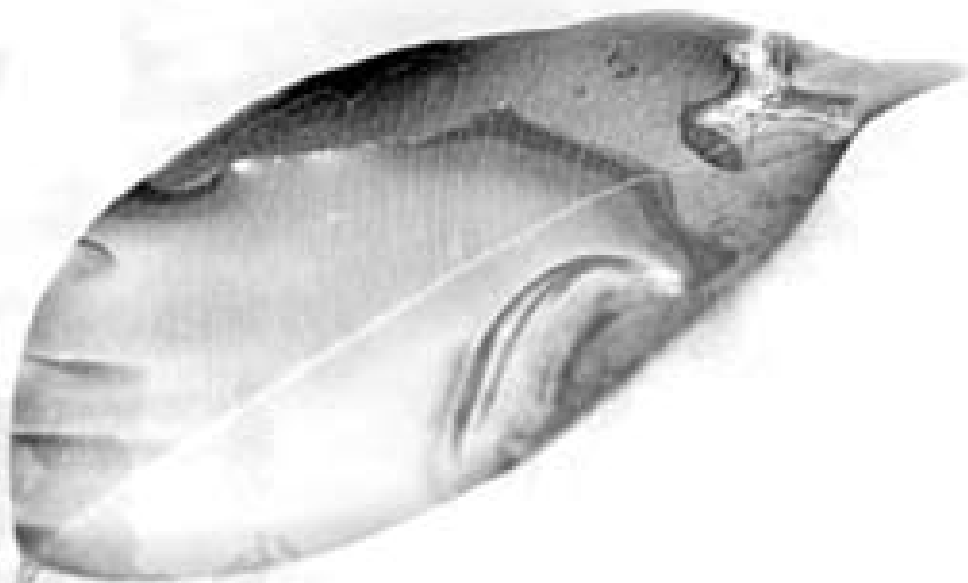
这是你热爱的村庄
你进来坐一坐。
时光迟暮，日头平西
你同我们住一晚吧。

我有一片鱼

你饿了么，我的主人
我有一片鱼，你拿着吃。
这一路流血流汗
我知道你像我一样饿了。

愤怒

我在黑暗中发怒
黑暗看不见
你看见了
你说人呐，人呐
你的脸色多么难看。





惧怕

野兽惧怕人
飞鸟也惧怕人
不是因为人很多
是因为人很坏。

宽恕

即使这城市到处都是罪恶
我也能在胡同深处找到一个好人
所以，为了这一个好人的平安
你就宽恕这座城市吧。

看得见

我看得见满地的灰尘
看得见一片随风飘落的树叶。
我看得见一条蛇从草丛中穿过
也看得见你受伤的手。

想象力

有时候我以为你比宇宙要大
有时候我看见你比树叶还小
有时候我知道你站在时间的尽头
有时候我发现你就躺在尘埃里

天地都要废去

主啊，你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想象着天和地都已经废去
你的话依然托着我的身体。

仪式

虽然衣衫褴褛
虽然我向上高举的碗有缺口
但是主啊，你答应让我吃喝
答应一块饼就可以让所有人吃饱。

眺望（外一首）

西川

对于远方的人们，我们是远方
是远方的传说，一如光中的马匹
把握着历史的某个时辰——
而在我们注定的消亡中
唯有远方花枝绚烂，唯有那
光中的马匹一路移行，踏者永生的
花枝，驮着记忆和梦想

使生命与远方相联
超越这有限的枯枝败叶
为孤独找到它自言自语的房间
今天，让我们从这平台远眺
眺望那明朗的九月
逐渐退缩的影子，在海水下面

在灵魂不灭的马匹的天堂

天空色彩单一的胜景
我们理应赞美，就像一切
知晓真理的人们深情的歌唱
他们确曾在风中感受过风
他们确曾被飞鸟所唤醒
今天，天空空无一物，一鸟飞过
什么东西比这飞鸟更温柔？

我们已经出生，我们的肉体
已经经历了贫困。内心的寂静
是多大的秘密，而隐藏在
那九月山峦背后的又是什么？



使生命与远方相联，使这些
卑微的事物梦见远方的马匹
我们正被秋天的阴影所覆盖。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对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张越

小事中的人生

从小时候开始说吧。我记事儿晚，读王朔的《看上去很美》时，我特别吃惊，他能把婴儿时的感觉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真切。我不行，我能完整地记住的事情，恐怕要到五岁以后了。

大概也就是五、六岁时过春节，我穿着一身新衣服，被妈妈领着出去串门儿，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家境普通。父母上班，都是一般职员，我和姐姐两个小孩儿，加上一个姥姥，算是不穷也不富的人家。串门儿的路上要穿过朝阳门外吉市口一带，那里现在都是商厦和几万块钱一平米的楼盘，当年是贫民区，一片低矮破旧的小平房。走着走着，妈妈小声说：“你看那个小妹妹多可怜！”

我才注意到，一个比我小的小女孩儿，蹲在墙根儿，一边儿双手捧着一个窝窝头啃着，一边儿眼巴巴地看着往来行人。妈妈继续低声提醒：“你看你有新衣服穿，她没有，过年了，她还吃窝头，这么冷的天，蹲在厕所边……”

于是我仔细看她，她穿着又脏又旧看不清颜色的棉袄棉裤，里面好像没有秋衣秋裤，空心穿棉袄是绝对不暖和的。小辫儿编得乱，脸也脏，手是皱的。平房区的公共厕所的骚味儿远远就能闻到，但她浑然不觉，大概早已习惯，只管蹲在厕所墙边天寒地冻地啃着她的凉窝头。我看她，她也看我，我走过去很远还回头看她~她看我，也许并无深意；我看她，有了孩子平生第一次的同情和怜惜，那是我第一次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难过。一直到今天，在很多时刻，很多场景下，我都会想起那个女孩儿，想起她，我就真切地感到冷，孤单，没有希望……我也很感谢我的妈妈，她适时的提醒打开了一个孩子看世界的眼睛，并将善良的种子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

再说说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一件很讨厌的事，但对我很重要。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我学习很好，说话伶牙俐齿，穿得也干净。这种女孩儿都会当个小干部儿，很不吃亏的样子。有一天放学，跟一帮同学在操场上玩儿，书包就堆在旁边的地上，忽然，有个同学说：“张越，她动你书包！”

我看见一个低年级女生在动我们的书包，她没有打开包，也就是说，她绝对不是在拿别人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人在操场边闲得无聊，见堆了一地模样各异的包，随手扒拉着看了一眼，就是这么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我竟然跑过去，抬手抡了那女孩儿一个嘴巴，厉声说：“你敢动我东西！”同时，我有一丝得意，觉得自己很狂。

围过来很多同学，无人劝架，可能他们都觉得我挺狂的，那时候崇尚这个。被打的女生又矮又瘦，一声不吭，满眼惊讶和畏惧，一直呆呆地看着我，我有些尴尬，也不知如何收场了，僵持了半天，假装没事儿地对大家说：“别理她！咱玩儿去。”随后跑开了。我不知那个挨打的女生什么时候走的，也不知平白被一个大个儿恶人欺负了对她的心理有过什么影响，我只知下半场我玩得很不开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人，打人的感觉很恶心。如果对方反抗了可能会激起我犯狂拔份的热情，但上帝保佑她很懦弱，她的忍受让我讨厌了自己，后来常在影视剧里看到打耳光的情景，都被处理的很帅很解气，但我不喜欢看。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戏剧中，不管任何人打任何人，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不喜欢。

这件事我回家没说，而且有好多年的时间我以为我已经忘了，报应是几年后来的。七十年代末，中考恢复的第一年，我以全满分的成绩考上了一个极有名的中学。我的同学全都是各个小学的尖子生，结果，我再也不拔尖了，我甚至算得上是个差生，这对于一个一贯自以为是的女生是极大的羞辱。一天，上数学课，这是我最害怕的课，老师照例叫一个同学到黑板上演算一道例题，那天轮到我，我哆里哆嗦地在上边做题给大家看，我完全做错了，自己还浑然不知，而那道题还很简单，老师大概也不耐烦了，就指着我问大家：“她做得对吗？”大家齐声说：“不对！”其后都笑了，一片笑声中，一个同学的议论声冒出来：“这傻逼！”在我们那种学校里是没有人说脏话的，现在脏话都骂出来，显然我已经笨到令人极不耐烦的程度了。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一个一贯优秀的女孩儿被瞬间打掉自尊的心情，尽管后来我被安慰，骂人的同学受到批评，但这于事无补。我巴不得自己死了，来逃避这种难堪，而且在其后很长的时间里，我恨那个损我的同学，那也是尖牙利齿的女生。

后来我常想，为什么那个同学可以侮辱我而我无能为力？因为在彼时彼刻她比我聪明比我优秀。为什么我当初可以打另一个女孩儿？因为我比她强大比她狂。为什么一个更有力量更优秀的人就可以蔑视伤害一个

更没力量更不优秀的人？那么所谓的优秀和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在“欺负人”这个可耻的角色上，我跟那个骂我的女生有什么区别？在“被欺负”这个可怜的角色上，我跟那个被我打的女生又有什么区别？其实每个人都害人，每个人都被害，可我们只知自己的苦，却不知自己施加给别人的苦。以前，我很骄傲，后来我把骄傲当成魔鬼，日日与它挣扎，每当我看不起什么人，瞧不上什么事，我就问自己：“你凭什么？”

还有一件小时候的事让我记忆深刻，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有一个冬天的夜晚，父母下班晚了，还没回来。外面很冷，屋里灯光昏黄，一片寂静中我清晰地听见闹钟“滴答，滴答”地一直走，忽然想到：“每滴答一下，就是时间又走过去一截儿，就这么一直‘滴答’下去，我就会死了吧？死了我就没了，没了是什么？是一个大黑洞吗？”想到这里我非常害怕，父母回来了，我依然怕。因为“死”这件事没人能帮我解决。其后，“死”成了我的一道题，我解了它几十年，今天我庆幸我很早就抽中了这道题，并且能部分地解答了它，而且，我还有时间继续答。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肿瘤科大夫，问她：“你送走过那么多癌症病人，他们在面对死亡之时什么样？”

医生说：“大多没有思想准备，忽然面对，基本都崩溃了。哭的，闹的，求的，什么样都有。”

我问：“什么人会死得平静点儿？有尊严点儿？老人比年轻人好一些吗？男的比女的坚强些吗？受教育高的、见过世面的好点儿吗？”

医生说：“不是，跟年龄、性别、地位毫无关系，好像被爱的多些，付出爱也多些，总之体验美好情感多些的人走得会更平静些。”

医生的话也是我小时那道题的部分答案。

我说了些零碎的小事，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中，我曾一度为自己的阅历不够丰富曲折而自卑。后来我长大了，工作了，当记者了，开始有所谓的“大事儿”和“阅历”了，我才知道小时候的心理经历对一生很重要，因为你怎么思考那些小事儿就会怎么面对那些大事儿。

走着——灯笼

匙河

七月的时候，沿江还有一大块被圈起来的杂草丛生的绿地，靠近路边的是一长溜农民开垦出来的菜地，长着南瓜、丝瓜、西瓜、番薯、玉米、萝卜、花生、扁豆、红豆、油菜花、青菜……开了花的，坠着果实的，看着都很美。要是墙内的绿地也能用来种蔬菜瓜果，该多好啊。可是现在修路了（不久以后还要造房子），绿地很快就要消失，那些美好的农作物呢，都被铲除了，有的还来不及结果。我深深地叹息着，以后叫我的孩子去看什么呢？我曾经那样巴望着牵他的手去抚摸一样又一样从褐色泥土中长出来的作物。

我只能走另一边的路。一茬茬的草被割下来，随意地抛在路边，散发着仿佛还不属于秋天的清香。我渐渐走得有几分欢欣。随后是桂花劈头盖脸的甜美之气。走在这种花香里，你的肺腑都在唱着——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一块块融化在大街上。

一簇无名的花吸引了我。底下是刀片般锋锐的叶子；中间是瓜子般的细小叶子，温柔地托举着一粒粒绿色的籽；最上头，则已从籽中发散出一丝丝金黄的须。主啊，你所造的奥秘我一样也不懂，然而我爱。愿我的生命亦是如此——锋锐地展开，温柔地收拢，灿烂地发散。

走到小路的尽头，就是临着江的湿地。大片的苇草依然发绿，却已是东倒西歪，弥漫着一股颓唐的气息，那些顶上已经灰白的，倒还高高地挺立着，一副不认命的样子。很多人在那儿钓鱼，他们的眼睛只盯着水面。他们看不见这边的苇草，也看不见那岸一树又一树粉红的花蓉。芙蓉是凑近了拈着一朵细细地翻看才好。我跑到对岸去，找到一朵最繁华的。那金黄的花芯像舌头一样伸出来，却任由小虫啣咬着。我宁愿去看旁边一株伶仃的美人蕉，也是金黄的，却安静地等待着萎谢。花心瑞安静地坐着一只土色的蚱蜢。我用手指轻轻弹了它一下，再一下，它丝毫不动，像是秋天的王者。结果是我像蚱蜢一样跳走了。

回家走了另一条路，看见一丛像蒲公英又不是蒲公英的花，也着一蓬蓬绒绒的小伞兵。我喜笑颜开地凑过去，鼓起腮帮子使劲吹，一朵朵吹过去。有些小小的绒毛抓得很紧，不肯被吹走。我急了，我可是在帮你们撒种啊，要不然，你的生命就在这里发白了，白白地发白了。这么一路吹过来，最后我的腮帮子涨成了一个灯笼。灯笼里，隐隐地坐着一个透亮的孩子吧。

早晨看图画书，一个小孩昂着头，乞求着什么，跟前的大人低着头，温柔地应和着——从他的胸口到腹部，释放出一种奇异的光亮，就像开了闸的水奔涌而出。那光亮也泄入孩子巴望的眼中。那样的情景，就像点亮了一盏温暖的灯笼。



死亡从不被放大

匙河

暮色

爷爷老了，
那来不及锄过的草都深深地低下了腰。
他戴着粗糙的斗笠，在淡淡的夕光中微笑。
堆在地里的干草垛，时常睁大眼睛，
看我们在热烈的阳光下奔跑，直到夜晚，
彼此不知水流的哀伤。
记忆是繁花盛开的原野，
不到秋天，就已荒芜。
我们踩乱的一地穗子，爷爷都耐心地捡起。

暮色收拢在他门前，迟迟不肯褪去。
如果我长久地凝视，
他混浊的瞳仁里会不会下起雪？
一棵树躺下，
它已数不清身上密密匝匝的年轮，
只守着一夜的风雨，和一地衰草。
那张微笑的脸，在淡淡的夕光中，
是暴雨后不复狂乱的原野，平整如初。
在那儿，死亡从不被放大。

那年夏天，爷爷戴着一顶粗糙的斗笠，在淡淡的夕光中微笑，眼神非常温顺、安详，仿佛整个夏天都收拢在他的心里。我不记得斗笠上是否停歇着一只蜻蜓，我记得那一刻我心里也非常地宁静，就像他背后那条流了多年的河。

今年夏天，最后一次去看爷爷的时候，我握着他瘦得僵硬且冰凉的手，感觉到生命正一点一点地消逝。天也一点一点地黑下来。爷爷说，天黑了，快回家去吧，快没有船了（时光在他心里突然就倒流了很多年，河道早已被填平，成为行走的街路，水上的桥和岸边的花也早已消逝）。那一刻，我把眼泪忍在心底，病中的人为什么总怕自己成为生者的负担（是否只有主的爱没有负担？）？知道爷爷是食道癌晚期的时候，我已经大哭一场。然后平息下来，跟自己说，见到他的时候，绝不能哭。

他整天嚷着要回家。他怎么不知道，这儿就是他的家呀，奶奶在一边哭着说。我想起有人说的，老人



在临死之前就糊涂了，会以为自己回到了过去。“他们可能又成了农民，赶着马车穿过暴风雪，嘴里喊着：‘快点，别停下，不远了！’看见了窗子里透出的光亮，他们轻松地喘了口气。看见妻子在翘首盼望，他们释然地笑了。‘我来了！’他们会大声喊，抽打一下被褥，好像在鞭策马儿走过风雪。‘快点，看，我们到家了！’”

时光也在我心里倒流着。六岁的时候，爷爷成了孤儿，给别人家放牛，冷了，双脚就埋在热乎乎的牛粪中取暖；年轻的时候，到城里来，给别人家摇船，娶了那家的女儿；年老的时候，给别人家看守林场，林场上空的夜，有很多星星……

对爷爷的一生，我实在知道得不多。我总怯于像期待着听故事一样去问亲人的过往。其实我多想知道，从我生命的源头一路流淌过来的河和水面上掠过的流光，否则我们怎么积蓄对前人的柔情和敬意。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问，今天我更没能去问。有多少话都没有说过，总以为还有时间。哪怕坐在他跟前，也只有默默地握着手。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没有哭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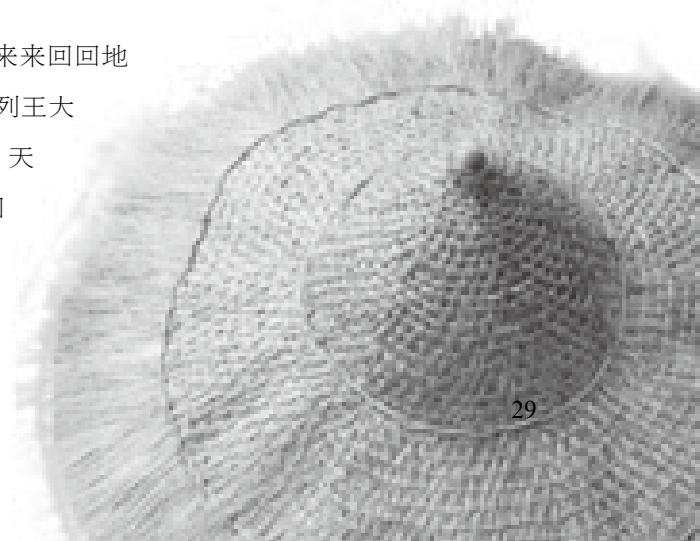
只是不停地默祷。主啊，什么样的痛及得上你十字架上的痛？但谁又能像你承受那不能承受的痛？怜悯他吧，我们是如此地软弱和忧伤。然而，我又怎能体会爷爷的苦痛？在自己的床上整整挣扎了两个月，不能吃喝，也几乎不能动，手臂被针打得肿胀，咽喉堵住，肺部感染，呼吸困难……到最后，连话都不愿也不能说了。别人的痛苦，犹如在水中折了方向的光束，无法在自己心中如实地复现。也或许是我爱得不够，远远不够？

特蕾莎修女说，去爱，直到成伤。可我想着，一颗心要成伤（被伤者的伤痛所伤害），才能去爱。爱是多大的挑战啊，即便是对至亲者的爱。为什么我没有在他的伤中受伤？为什么我没有因着这伤温柔耐心地陪伴服事他多日？我若对他没有至深的柔情，对他的痛苦没有切骨的怜恤，祷告不就是枉然？

去看他的那些天，每次我都想着怎么把天上的信息传给他。可我咳嗽得厉害，而他耳朵聋得厉害。其实我是多么害怕传福音啊，尤其给亲人——信仰是至深的交流，偏偏就是不知如何跟至亲的人交流。可这一切原来都是隐蔽的借口——没有尝试着传福音的胆怯是否因为对天堂地狱的不坚信？没有尽力服事的退却是否因为我对他没有深深地爱过？

而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是爷爷遗体火化的日子。我心里只来来回回地响着一句：“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是以色列王大卫在哀悼他死去的孩子。回家，爷爷嚷着要回家。要回哪个家，天上，还是地下？我总觉得他是在天上，和所有死去的亲人一起，回了家。

“在那儿，死亡从不被放大。”



生命相通

何怀宏

几十年前的孩子远没有现在城里的孩子这样多学习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他们没有电视、电脑、冰箱、游戏机，但他们和大自然更亲近。

那时候，我们下了课经常到一片生长茂盛的树林里去玩耍，相互比着看谁上得最高、最险，我们有时也攀拆树枝做“武器”，或者采集所谓的花叶“标本”，我们在树上的技巧可谓是登峰造极，快乐的心情也是无以复加，但离开时树下往往是一片狼籍。

我们唯一害怕的是一位女农技师，只要被她看见，她就会大吼着、不顾一切地从远处跑来，虽然总是不等她气喘嘘嘘地来到跟前把我们抓住，我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但这么快乐的事情被她搅了，心里总是恨恨的，我们都觉得她真是天底下最讨厌的人。

一个春天的下午，她和一群农工下班回家，路上她们聊了起来，她想要一个好锄头把，一个农工指给她一棵高大挺拔的树上一根生得特别直的枝干，说这根枝干不仅很直，而且质地坚硬，最适合做锄头把。

我正巧跟在他们身后，听到这儿心里暗想：这些树都是归你管的，还不是由你说了算。没想到她却摇了摇头说：“我舍不得。”

农工们觉得奇怪了，这有什么舍不得，这不就是一棵树的枝干吗？明年春天它不是还要发出许多这样的枝桠吗？但她还是说“我舍不得。”农工们坚持着再问下去，她终于有点不好意思地又说了一句：“我心疼它们。”心疼它们，也就是说，她觉得她和它们是一体的，对它们的伤害也就是对她的伤害。

所有的生命都是相通的。在很远很远的时候，在还没有人的时候，人的潜在的始祖和其它的动物共享着生命；在更远更远的时候，它甚至于仅与植物共享着生命，“人”就是其中的一根枝条、甚至一滴汁液。远古如此，今天亦然。我们——植物、动物、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生命”，我们——植物、动物、天地、

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自然”。人是属于自然的。在中国，有一种最古老的智慧叫做“天人合一”，它首先意味着：人是包容在天地自然里面的，其次，人也应当在心里放着天地

自然。有一个人，觉得他曾经就是一棵树，他希望在他死去的时候，也在他遗体上

种一棵树；还有一个人，曾经是一个伐木工，砍伐了数万棵树，有一天，他突然感觉到了一些什么，于是发愿要和他的家人开始种树，当他垂老的时候，

他种了十万棵树。

我们并不是要每个人都做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一个行为谨小慎微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就是世界的主人，人可以仅仅凭自己的理由，就对自然界及其中的生灵做一切事情。我们与其说是应当去战胜和征服自然，不如说是要去做自然的朋友，与自然界达成某种和解，与所有其他生命达成某种和解。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仅是从她那里来的，今天继续依赖着她，她还是我们的归宿。



遥远的掌声（节选）

余杰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让人神往。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什么是哈佛精神？这就是哈佛精神。什么是学术的尊严？这就是学术的尊严。正如哈佛的校训所说：“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学术大师们是带领年轻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们对向导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哈佛学生一般都很骄傲，因为“没有美国的时候就有了哈佛，”哈佛在若干的学科上都处于全世界领先的位置。当我走进哈佛的校园的时候，果然发现这里的许多青年学子连走路都虎虎有生气。两百年来，哈佛的毕业生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对塑造美国文化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

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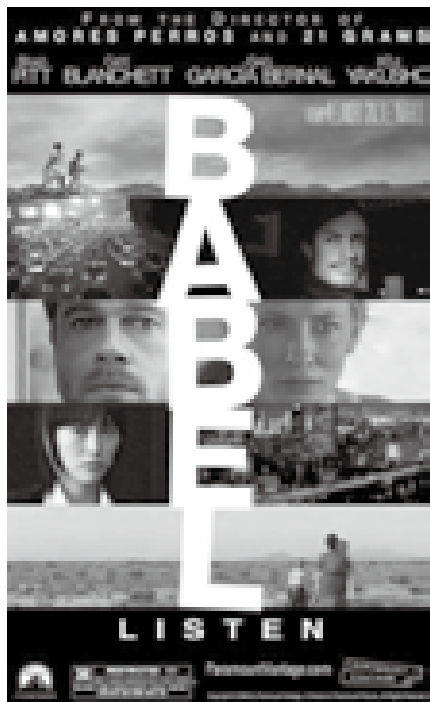
——电影《巴别塔》

王怡

大多中国导演的叙事，都停留在《水浒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上。像《巴别塔》这种多线交叉的叙事模式，就常被影迷们再三玩味。导演冈萨雷斯说，这部电影企图表达全球化时代人类彼此交流的困境。四个国家，三个故事，四种口头语言，无数肢体表达。因一次疑似恐怖主义的枪击意外，而像蝴蝶效应一样的关联起来。

自从示拿平原上的巴别塔事件以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巴别塔。汽车可以把陌生人的身体运送到地极，但语言、种族、家庭、国家、宗教，以及肉体本身，依然把人的灵魂封闭在一面自我中心的墙内。什么东西割断了你与人类的交通，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巴别塔。在成都的一座汽车站内，一块提示牌写着，“不要和陌生人搭话。”美国游客因枪击事件滞留在摩洛哥小村里的那种惊慌，其实并不遥远，离我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标语离我那么近，电影离我那么远，你不能不心里悲叹，知道人类被诅咒了。诅咒给了近处的人，也给了远处的人。但你会轻轻放过自己，开始怨恨修筑第一座巴别塔的那些家伙。

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第一次在上帝面前的“有组织犯罪”。《圣经·创世记》中记载，挪亚的后代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把砖烧透，需要摄氏一千度以上的高温，这是示拿平原上“乌拜德文化”的主要成就。它们建的这座城就是巴比伦，在《启示录》中，这座城被视为堕落世界的象征。巴别塔有三层意义，它是人类的第一次宗教行为，人类第一次对偶像的集体膜拜。这个偶像就是“传扬我们的名”。人们背弃了祖先挪亚所敬拜的上帝，也就是从大洪水中拯救了人类苗裔的上帝，转而膜拜自己。巴比塔其实是一座神庙，也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中粉墨登场的起点。从此人们不要信仰中



的启示，而要宗教中的构建。不要我之外的拯救者，而要自我实现，自我拯救，自我体认和自我逍遥。就像这部电影用一种开放性的多头结构，所拼贴出的一个当代的人类场景：身体的全球化，和灵魂世界的破碎不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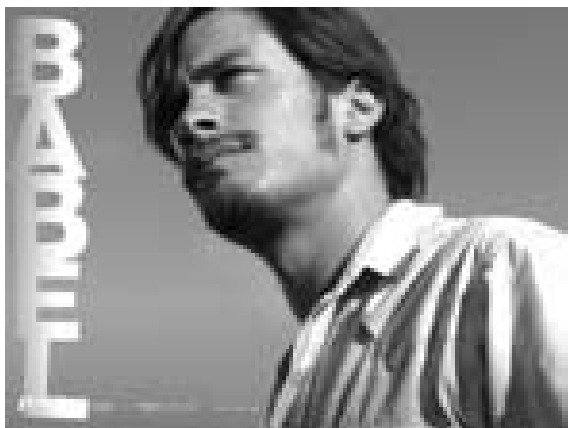
在第二层意义上，巴别塔也是人类的第一次国家行为。“有组织犯罪”的结果，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崇拜的诞生。魏勒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将治水模式视为专制主义兴起的渊藪。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敦促了政治国家以专制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其实“东方专制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远东的治水模式，这是在水平面上展开的一种人类乌托邦。从大禹王朝到三峡工程，中国人永远都把桃花源安置在曲径通幽的大地上。另一种是中东的巴别塔模式，这是一种在垂直面上展开的人类乌托邦，它的核心是以人为神，以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替代高耸入云的圣山。

治水模式导致了非宗教性的专制主义，巴别塔模式发展出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即一种最彻底的国家主义学说。这种国家学说从古代巴比伦开始，直到波斯、罗马，透过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和黑格尔，一直通往各种现代极权主义。在这样的“全球化”视野中回望20世纪，原来中国的百年史，就是两种东方专制主义模式，在西方晃荡了两千年之后的一次会师。

“传扬我们的名”的结果，只是传扬某些人的名。“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记载他在公元前406年游历巴比伦，看到一座高达201米的“通天塔”。可惜人们往往愿意相信历史学家，却不相信圣经。1899年之后，新巴比伦城的遗址考古中陆续发现许多“通天塔”型的建筑。一些砖片上刻着“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国王，众神的护卫者，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巴比伦之君。”难怪后来波斯征服巴比伦时，居留士大帝一时为“通天塔”所倾倒。再后来希腊征服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又为通天塔的宏伟废墟而折腰。人和城邦的光荣与梦想，甚至一度诱惑了上帝的选民，使巴别塔事件也曾在以色列历史上重演。以色列人羡慕人家都有国王，就不愿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也不再喜欢先知、祭司和长老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了。他们缠着先知撒母耳说，“我们也要像列邦一样有自己的国王，有自己的巴别塔。”

两年前，我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的圆桌讨论，题目是“巴别塔与人类的表达困境”。一位从伊朗流亡到美国的学者说，当年在伊朗时，负责电影审查的官员是一个盲人。他需要一边拿剪刀，一边有人给他讲解电影内容。这位学者说，作家面对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声的写作”。这是利用“通感”修辞的一个巧妙说法，我们的传统用语叫“掷地有声”。其实电影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叫瞎眼的能听见，耳聋的能看见。所谓“通感”是人与人的交流超越语言，走向灵魂互动的一种跳跃。一个朋友曾借俄罗斯电影《毒太阳》去看，完了还给我，说这片子太棒了，可惜没把中文字幕调出来。我说这样你也能看完？这能解释为什么大家的碟子渐渐比书还多。

电影中日本聋哑少女的故事，叫我想起“大声写作”的提法。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段落，少女的焦虑被困在身体之内，尽管哑语和彩屏手机，延伸了她与同伴的远距离交流。但当她站在另外的灵魂面前，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就是肉体本身。她尝试用身体去向人分享她的生命，却在失败中陷入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这个故事把“语言”和“沟通”的主题延展了。有人从政治隐喻的角度，说富裕起来的日本就像这个女孩，在当今世界没有话语权，她不能被听见，只能以肉体欲望的方式被看见。但电影借助“巴别塔”的隐



喻，不是单单指向一个政治层面的全球化。

这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三层意义：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人类聚集、迁移、称帝、围城、筑塔，然后被“分散到全地”。公元后一千年间基督教的福音传扬是第二次全球化，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与技术主义，则是人类的第三次全球化。如美国政治学者奥克肖特所说，“许多世纪以来，我们文明的主要力量被用来建造巴比塔。”就像孤单的人为得着安慰，常夸大自己少数几位朋友的才华，“我们也常夸大人为了的理想，以填充我们道德生活的空虚。”今天，借助交通、通讯、媒体和商业，借助抽象的数字和具体的肉体，借助网络及其屏蔽，也借助电影及其盗版，全世界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再次聚集起来。这三次全球化，像这部电影一样多线索共存，勾连起五千年人类史。有人说这部电影的精神是悲观的，悲观是指着巴别塔之后的人类困境说的。但对一个后现代社会而言，“巴别塔”其实是一个温暖的隐喻。因为盼望就藏在巴别塔之前。

看这部电影，你会说，世界已到这个地步了。电影用巴别塔的隐喻，提醒我们一个被否认的事实，就是人类的同根同源。《创世记》说，“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是巴别塔事件的背景。就像我一个朋友对儿子的教育失去了信心。一位牧师说，重要的不是你儿子现在是否听话，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知道要回到哪里去。他知道有一个起点，爱他的人在那里立下榜样，并一直为他的灵魂守望。

人在垂直面上也有两种梦想，就如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在旷野中呼告那样，“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离开巴别塔，仰望圣山。离开这篇文章，开始祈祷。



灵魂的钉子户：《阿凡达》

王怡

在政治哲学上，学界对沃格林的推崇越来越高。元旦刚过，就看到译林版的《秩序与历史》的第二部《城邦的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这位德裔政治哲学家，在《新政治科学》中提出一个陌生而突兀的命题，“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诺斯替主义”。

我说过，好莱坞电影的属灵地图，大而化之，是清教徒传统与诺斯替主义的划江而治。在沃格林眼里，整个世界，应作如是观。所有活着的人，都对活着不满意。于是带出对自我的两类评价。“我”，或者是肇事者，或者是受害者。政治观念，则由自我认知决定；所以也有两种基本模式。要不，世界原本美善，是我拖累了这个世界。要不，卿本佳人，但世界在本质上太拙劣了。我的肉体，配不上我的灵魂。宇宙对人类来说，就像一个装修简陋的小户型。

现代性的本质，是我们能够想象一个配得上我们的世界。

清教徒的本质，则是我们必须被拯救，才能配得上这个世界。

我不想仔细区分电影的思想史成分，但总的来看，卡梅隆给我们的，是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左翼的、诺斯替主义的和泛灵论的群体性事件。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晚期的一种思想。他们将一种隐秘的、关乎拯救的智慧，称之为“诺斯”。“逻各斯”是可说的，诺斯是不可说的。诺斯替主义相信人透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拯救自己。把我们高超的灵魂，拆迁安置到一个更美的世界。

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一段极富诺斯替色彩的对话。有个女巫，叫狄俄提玛，她教导苏格拉底什么是哲学的智慧。她说，只有极少数人，有一种属灵的情欲，就如大多数男人对女性的情欲一样。所谓哲学家，就是属灵的情种，他们对真理的奥秘动情，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精灵。

这段话，可称为“文曲星下凡”的一个泛灵论版本。

在新约教会初期，诺斯替主义者曾借用基督信仰，来表达这种隐秘智慧的求道方式。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判为异端，从此在思想史上隐忍了一千年。沃格林认为，当近代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开始抗衡清教徒世界观后，诺斯替主义在思想史上重新展开，形成了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

诺斯替主义并非一种完整的思想或宗教；而是思想史上的幽灵，一种灵魂的寄生物，必须附在寄主身上。希腊哲学、基督教都曾是其寄主。近代以降，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了诺斯替主义新的寄主。

最近，发现带孩子，也有这两种模式。一种是我妈妈的。孩子磕碰在桌子边，就狠狠打桌子；摔跌了，就顿足跺地。然后告诉书亚，不要哭。这里，既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因果论，显明肇事者已受到惩罚；也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感应观，在人与自然的泛灵秩序中，已破除咒诅，获得补偿。

按我说，这是儿童教育中的一种巫术。按沃格林的观点，我妈妈也应该算是现代主义者。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经过了合理化的巫术。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是比我妈妈更好的例子。《超人》和《星球大战》后，美国几乎就没拍过单纯的、基于“科学幻想”的电影。“科幻片”卖座的重要前提，就是还原科学的巫术气质。

如原始巫术认为，万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当牛顿宣称地心引力时，曾被同行视为向巫术观念的妥协。人们批评他，找不到真正原因，就用神秘的引力来搪塞。后来，当可观测和重复的数据得到肯定，“万物间的引力”，才正式从巫术观念升级为科学理论。

换言之，所谓巫术，是尚未得到理性验证的

科学；所谓科学，是尚未被证伪的巫术。就像一个用眼睛瞄准，一个用红外线。但与基督教的宇宙观相比，两者依然共享着一个认信的框架。第一，万物之间有确定的因果；第二，若能把握运用这个因果，人就可以呼风唤雨；第三，人可以把握这确定的因果（通过神秘主义的诺斯或理性主义的逻辑）；第四，最重要的是，以上三点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在因果律之上，不存在一个有真实位格、有自由意志、并介入万物之运作的上帝。巫师的信仰，是只要咒语可靠，仪式恰当，连神也不能拒绝作法者的要求。这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非基督徒科学家的信念。

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中，真正的高科技，不是数理逻辑能涵盖的太空舰船，而是成为宇宙间隐秘智慧之终端的“绝地武士”。《阿凡达》也一样，卡梅隆为潘多拉星球上的隐秘智慧，提供了两种解释系统。一是科技版的，生命树和哈利路亚山（和当初的诺斯替派一样，借用圣经的叙事框架），乃至整个星球，说到底，是一台远超过人类智慧的自然之脑。纳维人的辫子，就是他们的USB插槽。这是“天人合一”的数码版。纳维人不要十字架，只要USB，就能与自然之脑链接，上传、下载，共享生命信息与能力。这是精致透顶的诺斯替主义，人与上帝的生命关系，以一种科学巫术的方式，被剔除了伦理性。最终，这种自然主义的智慧，在电影中胜过了人类的高科技。

另一个解释体系，是纳维人对圣母的信仰和敬拜。地球人不是来拆房子，是来拆庙子。因此，这个宇宙性的强制拆迁事件，焦点不再是财产权，而是宗教自由。或者说，财产权原则，本身就内涵着信仰、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这也是英美的财产权观念，与德法的差异。表面上看，财产权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低于宗教、思想和言论自由，至少不如德国基本法的表达那么显赫。但这恰恰体现了一种洛克式的财产权观念。即财产权从来不只关乎经济利益，而且关乎人的尊严、记忆、信仰、关系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承载。也就是说，拆迁首先不是一个补偿问题，而是一个自由意志问题。

纳维人是另一个版本的绝地武士。我相信在续集中，他们能从圣母树上下载安装更大的能力。他们是洛克式的钉子户，是灵魂的钉子户。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与此类似的故事，不是唐德珍们的房子，而是家庭教会的敬拜。

最后，抄一段雨果。他在《悲惨世界》中谈论修道院的话，献给灵魂的钉子户们：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来的和去的权利。”



你的生命被照亮

——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烟雨霏霏的黎明》

余杰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我中学时代爱不释手的读物。这位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一生致力于描写人性的善与美，描写俄罗斯忧伤的森林和广袤的原野，他与俄罗斯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传统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参照。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代表着俄罗斯文学中厚重博大、深沉悲怆的风格，以宏伟的交响乐的形式，展示人性的缺陷与邪恶、批判专制的残暴和无耻；那么帕乌斯托夫斯基与普列什文、邦达列夫、纳吉宾、艾特玛托夫等作家一起形成了另外的一翼，他们代表着俄罗斯文学中柔和优美、典雅明丽的风格，以抒情的小夜曲的形式，展示人性的高贵和纯洁、凸现自然的宽容与永恒。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学的魅力正是在这两个极端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在短篇集《烟雨霏霏的黎明》中，最让我动情的是两个音乐家与普通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一个生命可以温暖另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可以照亮另一个生命，这才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无数次地发现：某一个天才能够以自身的艺术创造提升一个时代的品质，某一个天才能够引领无数深陷在苦难之中民众进入审美化的人生。天才的人生固然是浪漫的，其实在每一个平凡人的身上都具有着某种内在的浪漫气质，这种浪漫气质挑战着庸常的生活和坎坷的命运，并赋予人类以存在的价值和劳作的光荣。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浪漫的民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民族。在俄罗斯游览期间，我在俄罗斯老大妈的花头巾上发现了这种浪漫，也在姑娘们的载歌载舞中发现了这种浪漫。过多过重的苦难不仅没有泯灭这种浪漫的气质，相反这种浪漫的气质成了消解苦难的最佳药方。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我永远也不会放弃浪漫

情调——不会放弃它那一起净化作用的火，对于人性的激情和心灵上的慷慨，不会离开它那永远不安静的状态。浪漫情调不允许人虚伪、无知、胆怯和残酷。浪漫情调中蕴含着使人高尚的力量。”帕乌斯托夫斯基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目睹了多位亲人和朋友的死亡；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斯大林统治的时代，也亲历了暴虐的清洗和政治迫害。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叛经离道者”，也不屑于充当文坛“吹鼓手”，在有限的艺术创作空间里，他以对良善和纯美的追求、对民间文化的捍卫和对普通人之间情感的挖掘，来申明了人的不朽与艺术的不朽。

《老厨师》的故事是从凄风苦雨中开始的：一位失明已久的老厨师与女儿玛丽亚相依为命。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临终前夕的老人要女儿到街上去寻找一个陌生人，前来倾听他临终的忏悔。十七岁的玛丽亚来到空旷的街道上，幸好遇到了一位哼着小调的陌生人。陌生人答应了玛丽亚的要求，走进了他们的小屋。

老人忏悔说，他一生都在为主人服务，劳苦不休，“干活儿的人是没功夫去犯罪的。”但他也干过唯一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在妻子患肺病的时候，由于没有钱买药，他便从伯爵夫人的茶具中偷了一只小小的金盘，变卖之后去买药。然而，最后还是没挽回妻子的生命。这桩行为反倒让他愧疚终生。

静静地听完老人的诉说后，陌生人把手放在老人失明的眼睛上，对他说：“您所做的不是罪过，也不算偷窃。相反，说不定还该算是您对爱情奉献的壮举。”陌生人答应帮助老人照顾玛丽亚，并询问老人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老人说：“我希望再一次看见妻子，看见太阳，看见古老的花园里百花盛开的春天。”刚刚说出口，他又不好意思地说：“我大概是病糊涂了。”是啊，除了神圣的上帝之外，哪个凡人能够让一个失明多年的垂死的老人突然恢复视力呢？更何况现在正是酷寒的冬天，就是在国王的花园里也找不到盛开的鲜花。

陌生人回过头去，看到了这家人唯一的财产——一架破旧的拨弦古钢琴，顿时眼睛一亮。“我来试一试吧。”他坐在了钢琴前面。一挥手，这架钢琴多年来第一次发出这样嘹亮悦耳的琴声。连老狗也从窝里爬出来，伏在门边，浑然不顾身上的雪花。音乐开始像炉火一样温暖着这间寒冷的小屋，又像解冻的泉水一样叮咚地流淌着。

“我看见了，先生！”老人从床上微微欠起身来。“我看见了玛丽亚的妈妈，我们相遇的那天，她因为打破了牛奶罐而难为情。那天，天空像玻璃一样透明。”

庄严的音乐继续着。老人充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罕有的笑容，那是一张被岁月的风霜摧残的脸，那是一颗被权贵的呵斥伤害的心。老人看见了阳光，看见了鸟儿，看见了芬芳的苹果花，看见了遍地的青草。老人兴奋地嚷起来：“我像许多年前一样清楚地看到了一切。但是我不能不知道您的名字就死去，名字！”

“我叫沃尔夫康·亚马德·莫扎特。”陌生人回答说。

玛丽亚离开床边，双膝几乎触到地，向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深深施礼。当她直起腰来时，老人已经死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了这篇小说：“窗外已是朝霞满天，洒满湿润雪花的花园沐浴在霞光之中。”

这首乐章结束了，却又没有结束。请允许我继续往下联想：莫扎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玛丽亚——钱不多，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几年之后，莫扎特也是在音乐声中去世了——他哼着自己的绝唱《安魂曲》。那一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那个可怜的老人？老人已经化作天使，在天堂的大门等待着他。

莫扎特与老厨师一样，终生劳苦而没有享受过几天安乐的日子；但是，他们又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是音乐让这两颗陌生的心灵碰撞出了闪亮的火花，是音乐将他们苦涩的泪水置换成了甜美的笑容。这个冰冷的人世间，他们不是孤独的旅人，他们是手拉着手攀登者。最后，不是苦难的生活将他们压垮了；相反，他们像单纯的飞蛾一样，飞向了那灿烂的火光，飞向了那金色的彼岸。莫扎特的生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短暂，然而他的音乐却延续了他的生命。直到今天，我们在倾听他的音乐的时候，我们依然会产生与那个老厨师一样的感动，我们在彩色的音符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平日里看不到的东西——温柔、真诚、信任和怜悯。

另外一篇类似的故事是《一篮云杉球果》：挪威音乐家格里格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遇到了护林人的女儿、八岁的小女孩达格尼。女孩正在采摘云杉球果，她那美丽的眸子里闪烁着树叶的光芒，稚气的谈话让老人开怀大笑。两人一见如故，交谈了好久。分别的时候，格里格告诉女孩：“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不过你要等上十年的时间。”小女孩感到很奇怪：什么礼物需要十年的时间来制作呢？

十年过去了，中学毕业的达格尼面对着茫然的命运——也许是一个诚实而乏味的丈夫？或者是一份在乡村小店当售货员的工作？父亲让女儿到居住在首都的姑姑家去作客，让她见见外面的世界。姑父尼尔斯是一个好心的理发师，临近白夜的一天，他带着侄女去听露天音乐会。做裁缝的姑姑给她借来的一件黑色连衣裙，达格尼穿上之后越发显得楚楚动人。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交响乐。悠扬婉转的音乐让这个正处于如花似玉好年龄的女孩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突然间，她仿佛觉得穿燕尾服的主持人在宣布节目的时候提到了自己的名字——“现在将要演出的是格里格献给护林员的女儿达格尼的音乐剧，以祝贺她年满十八岁。”达格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得连胸口都痛了，她想用这口气忍住泪水，但泪水还是涌了出来。

接着，她听见了牧歌，听见了大海的涛声，听见了森林中百鸟的鸣叫。是的，是她的森林，是她的故乡！是的，是那位帮她采摘云杉球果的、头发花白的老人；是的，是那个空气清新、阳光灿烂的清晨，是那次偶然的相遇！音乐由歌唱转变成了呼唤，对童年的呼唤、对爱和美的呼唤。在此起彼伏的音响之间，突然冒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他在告诉她：“你就是幸福，你就是朝霞的光芒！”她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到了半空中，抛到了彩虹上。

音乐结束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达格尼一个人离开了，她忘记了姑父和自己在一起。听说，那个笑容

可掬的老人、伟大的音乐家格里格不久前刚刚去世了。要是他还在，那该有多好啊！达格尼将拥抱着他的脖子，把泪水湿润的脸庞贴紧他的脸庞，告诉他——“谢谢您，因为您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人应该生活的最美好的境界。”

达格尼一个人走到海边，大海还在梦乡中。幸福和爱充溢着女孩的全身，她攥紧双手，让面颊迎接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她笑了。生活多么美好啊，生活多么值得去爱啊。

姑父尼尔斯站在远处，听见了侄女的笑声。他放心地回家去了，他明白了——她的生活将不会虚度。

一次偶遇、一首音乐，就改变了女孩的一生。反过来，它也改变了音乐家格里格的一生，这是他最伟大的一首音乐作品，美丽的达格尼是他灵感的源泉。格里格在森林里住了好久，各种各样的声音和素材都在耳边鸣响着，可是一切都杂乱无章。直到与小女孩相遇，小女孩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迷宫的大门，他这才真正走进了森林，走进了大地，走进了生命的真谛。

有音乐相伴的人生、有一切伟大的文学艺术和发明创造相伴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另一方面，在厨房里洗刷和在大地上耕耘的人生、那些平凡而卑微的人生，同样也有可能是幸福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俄罗斯人，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当我来到俄罗斯的许多小城的时候，在那些微笑着卖自己制作的草莓酱的老大妈的脸上，在那些雕琢桦树皮酒瓶的工匠的手上，在街头那些推着婴儿车的母亲的眼睛里，在教堂里那些吟唱圣歌的信徒的嘴唇里，我发现了什么是幸福。也发现了我们自己的亏欠。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不可能闭门造车，如果你的眼泪全是为自己而流的，没有一滴是为别人而流的，那么你的作品就不可能感动别的心灵。“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至十六节）伟大的艺术只能扎根于深厚的土壤上，伟大的艺术必然与那些平凡的心灵息息相通。那些只是为宫廷而创作的音乐、绘画和文学，终归如同过眼烟云；而那些为“归来的水手”、“邻家的洗衣女工”、“腿上站满泥土的农夫”而创作的作品，才会以心灵为“中介”，从一个屋檐传递向另一个屋檐，从一个国度传递向另一个国度。

老厨师和小女孩的经历告诉我们：生活不仅仅意味着饮食和衣装，生活还意味着“灵里的生活”。只要你渴望光芒，光芒就一定会照耀你的生命。



志明

海边孤独遐想

天父是严厉的，天父是宽厚的。天父明察秋毫，却仿佛放任一切。天父爱那些爱祂的人，也爱那些不爱祂的人；只是爱的方式不同。我深知我是祂喜悦的儿子。这样的深知使我的信心无比富足。

我可以看见祂用大海呼唤我。一排排海浪，一阵阵涛声，从无垠中涌到我身边；它们为我而来。黄色的沙滩摩挲着我的脚，我看出它们是从远古前来；它们为我而来。

我感谢天父赐我孤独。唯有祂知道我只在孤独中才能享受荣华，祂在万有中为我陈设的荣华。

晚上，一个个仰卧在躺椅上的人们不见了，只剩下一排排躺椅悠闲地聆听着大海的涛声。我从一座芭蕉叶子编成的遮阳伞下拉出一只躺椅，拉到繁星下更靠近海浪的地方。我独自一人。四周是空旷的沙滩，头上是银河系的星斗，眼前是黑茫茫的大海。从远古就不懈地撞击着海岸的层层海浪，激荡起远胜过人间一切和弦的、音韵无比丰厚的涛声。涛声沿着绵长的海岸线从左到右此起彼伏、此消彼长。这

涛声简直就是轰鸣。我闭上眼睛，许久许久，才听出这涛声原来是来自天外，在整个苍穹中蔓延回荡着……

苍穹成了天父温情的眼睛：“你只属于我。”

我不仅是被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是被祂所拣选的。我不属于自己。我没有权利享受一个常人有权利尽情享受的世俗快乐，我没有资格沉浸于一个常人可以一生沉浸于其中的被造物的丰盛华美。我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想起我在《He Shang》第六集里说的那三句话：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这是我的荣幸。这是天父的眷顾。感谢天父！

立刻，我看见耶稣顶天立地。祂，只有祂一人，跨越了天和地，贯通了灵与物、灵与理的鸿沟。祂也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祂消除了有与无的对立。祂叫自然法则和神迹奇事同归于一。祂在时空内展现出超时空。祂给短暂带来了永恒，祂给有限注入了无限。总之，祂使人的一切不可能——这些“不可能”只是人心中那些永远不死的“可能”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而已——成为可能。

在耶稣基督里，人才猛然找到了自己。


人丢了钱，会知道的；人丢了钥匙，也会知道；唯独人丢了自己，迷失了自己，他是不知道的，常常是一辈子都不知道。

不少人将自己丢失在某一种挣钱里，也有人将自己丢失在某一种成功里，有人将自己丢失在某一种理想里，有人将自己丢失在某一种知识里，有人将自己丢失在某一类情感里，总之，人人都是把自己丢失在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上和转瞬即逝的欲望中。

可惜人不知道自己丢了。

人真正的自己是在自己的生命（灵魂）里。人生命的根子就是神。人不能见神，所以神成为肉身让人看见。神的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人真正的自己是在耶稣基督里。

凡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是失丧的人。



上下 (十一)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家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出埃及记12：21—24

表面上看，逾越节事件有两个主题：死亡与生命。实际上，逾越节事件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从死亡到生命的超越。逾越节事件道出了出埃及的本质：走出埃及，就是超越死亡。埃及是世界的象征，而世界是死亡的领地。出埃及就是出死入生的伟大解放。

从人的观点看，整个逾越节事件都笼罩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死亡的主题压倒性地窒息了每一个来自纯人视角的观察者。整个埃及的长子都死亡了，整个埃及的长子全倒在了血泊里面。人类的血涂满了人类影像的画面，死亡的黑暗是那一画面的基调。于是，人类对那一悲剧的作者发出愤慨的声讨：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剥夺了我们长子们的生命？这不公平！然而，剥夺只能剥夺有，却不能剥夺没有；对没有的剥夺，只能是没有剥夺。死亡只能强加给生命，却不能强加给死亡；有生命者才能被剥夺生命，无生命者便无从剥夺其生命。如果灵魂（即永生）构成了人类生命的本质，无灵魂者就没有作为人的生命。无人的生命本质，便只是一些纯粹肉体的行尸走肉。灵魂的死亡就是作为人的死亡。外边活动着的，只是人的假象，只是一个动物性的存在或者物质外壳。无灵魂的人就是死人。对于死人，死亡不是另外附加的外物，而是自我的本质。把死亡给予死人，是使得其所。逾越节事件的否定意义就是揭示世界的死亡本质。没有灵魂的人类已经死亡了，外边活动的物质空壳只是掩盖死亡的伪装。把死亡给予死亡，象是一个正确的填空，道出的只是真理。死亡是看不见死亡的，从而，死亡永远为了死亡而委屈。死亡视野的地平线就是死亡。无不是一个实存，所以，死亡（即没有）无法自我回观。死亡被超越了，才可能被认识。从生，才看得清死。只有在生命的视野里面，死亡才显示出整个的自我。逾越节事件不仅指示了生命的进路，也揭示了死亡自己看不见的死亡真相。

顾名思义，逾越节事件的主题不是击杀，而是逾越。只有从永生的视角，才可能看清逾越节事件的全景，从而，才可能揭示该事件的本质。逾越是普遍死亡中的保全。逾越节事件的真正主题是不死。不死是死亡的否定，由此，不死画面的底色是死亡。逾越的实质就是超越死亡。逾越节的事件就是走出死亡的解放；死亡仅仅作为抛在身后的被否定物，才出现在这幅解放的画卷里面。从永生的高度回观死亡，就发现逾越节事件强调的是死亡的出路。死亡出现在这个画面中，就因为死亡被出了。死亡自身就只是死亡；但是，死亡一旦与永生相连，就被出了；死亡在被否定中活起来了。永生的高光点使得背景里面的死亡动了起来。在被超越的过程中，死亡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义；放在永生的视野里面，死亡不过是否定之否定的一个环节。死亡的意义就是被出了，而那便是从否定意义看过来的解放。

死亡自身并不具有走出死亡的力量。走出死亡的力量来自死亡之外。对于已经死亡的世界，走出死亡是一个恩典。羔羊的血已经象征着来源于自身之外的保佑。逾越节事件是一种劫后余生的体验。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的恩典震撼性地印在整个民族生命的至深处。当逾越节黎明（犹太历以日落为一天的起始）的曙光照射在犹太人群的身上，他们都是死过而复生的人了；在被拯救的战栗欣喜中，犹太民族真正出生了。以色列不是一个凭藉自我德行而成立的民族，而是一个被上帝解放或恩典的民族，从而，是一个超越的民族。这个民族的起源是来自上帝的解放，由此，超越构成了犹太民族的特质。整个犹太民族的出现全都系于走向上帝的超越（即来自上帝恩典的提升），为此，信仰（即朝向上帝的超越）规定了犹太民族毕生的轨迹。就象远古与现代的历史所显现的那样，什么时候犹太民族放弃了信仰，什么时候这一民族本身便消解了。上帝恩典的永生以及领受永生的信仰，就是逾越节事件的肯定意义。逾越节的伟大解放是最高的解放；这一解放不仅是走出死亡，而且是进入永生，即进入终极的生命境界。逾越节事件的真正主角是上帝。没有上帝，犹太民族的解放至多不过是从一种桎梏进入另一种更高桎梏的局部解脱。没有永生的支点，世界上任何一次解放的上升都会因为力所不及而转化成为新压迫的下坠。上帝的作为，使犹太民族的解放成为终极性的解放；犹太民族的解放之所以可能成为基督拯救的预演，就因为两台活剧的主角都是上帝本人。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力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出埃及记3：7—10

历史就是人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的能动性使其区别于自然界。历史就是不自然。不过，尽管每一个参加历史创造的个人都具有自我意志，作为诸个人之集合的历史却似乎是无意识的。对于个人甚至社会（即有组织的人群），历史是一个异己的盲动力量；历史常常做出不可思议的举动，

挫败人类最精妙的计划。即使如此，历史依然是有意识的，只不过历史的意识坐落在历史之上。似乎盲动的历史仍然是一种自我目的的展开，只是其中的意识已经绝对地超越了人类意识的高度。支配历史的是高于历史的绝对意志，即无限者的意志。历史的创造是非历史的，从而，任何历史的创造都表现为对历史的超越。历史的有意识活动就是把历史带到历史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之中的意识看不到主宰历史活动的意识。只有走出历史，人才能意识到历史的意识。对于历史之中的有限人类，历史的意识永远是启示。不从超越来，便不能到超越去，而没有超越的立点，就无法认识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是自在的，启示仅仅使人窥到这一意识。表面人为的历史，其实是不人为的；人只有认识到历史的意识，历史对人才是有意识的，换言之，只有意识到了历史的意识，人才可能把历史作为有意识的过程对待，由此，人才可能在历史里面真正有意识地活动；人能够在历史中实现自我的意识，仅仅因为人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的意识；人真正有意识的行为，就是执行历史自我的意识；历史不是人创造的，历史只是通过人创造的；在历史的创造过程里面，人不过是超越意志的代理。在个人意志掀起的历史红尘底下，绝对意志不动声色地把握着历史发展的永恒方向。个人意志忙乱地挤满了历史进程的表面，而绝对意识的冷峻面孔偶一露面，便在纷繁混杂的历史表象中显现了永恒的线索。拯救事件就是绝对意志在历史上的表露。那偶一为之的珍贵，在于其指明了绝对意志所计划的历史方向。拯救事件就是个人认识了绝对意志，从而，个人有意识的活动与绝对意志的计划在历史现实里面重合。

面对历史的沧海，个人只是一粟。一粟怎么可能创造大海呢？凡能够创造历史的个人，必定携带了超越自身的力量。创造历史者都是超越力量的代言。所有创造历史的个人都超越了历史，个人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上帝性的。必须携带什么样的超越力量，微不足道的个人才能够在宏大历史的躯体上刻下自我的印迹？超越的个人创造历史，非超越的个人被历史创造。有限的个人不可能从自身生成出那个创造历史的个人，创造历史的个人都是被拣选的。个人超越历史的自主，必须以不自主的超越为前提。个人若被历史创造，个人便无法创造历史。历史提供不出超过历史的东西。创造历史的个人，必须先行被上帝创造。个人需要被上帝提升到历史之上，才有可能从超越的高度创造历史。从最终渊源看，历史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在何处临在，历史便在那里迸发出创造的活力。个人不过是上帝与历史会面的桥梁；被拣选的个人充当了绝对意志流进历史的管道。

创造历史的个人一定是先知性的。能够引导历史自我超越的，必定高于历史，而高于历史的又怎么能够从历史自身推导出来呢？理性至多不过是历史的内部逻辑，不可能推至历史之上，并由那里反观历史自身。只有启示，才能够将历史提升到历史之上。创造就是给予历史以历史没有的东西。没有从历史之上的启示，就无法为历史开辟自我超越之门。拯救起于先知，而先知来自上帝。先知之所以先行知道，就因为其进入了未临的永恒。先知的意义就是说出既非历史亦非自我的东西。先知是上帝的声音。

在本质上，摩西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启示人物。就历史业绩而言，摩西的作为主要局限在立法，革命和建国三个方面。在古代法典之中，摩西五经谈不上首屈一指；其革命与建国的规模，即使上的

了经传，也难以获得多少笔墨。摩西所以还没有被历史的浩瀚所淹没，就因为内中有高过历史的东西。摩西所定立的法律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所发动的革命也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所奠基的民族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实际上，摩西五经是一个启示，出埃及是一次拯救，犹太民族是一种信仰。把摩西尊为立法者，解放者或国父，都是对摩西的极大贬低。这些历史之内的东西尚不足以将摩西垫到其实际到达的高度。摩西是先知，是永恒上帝的使者，他所携带的超越力量将他的历史作为升华到了永恒的高度。摩西的伟大不在于他的“做”，而在于他的“被做”。他被启示的与被赋予的使他成为伟大，从而，他的伟大仅仅是那位启示者与给予者的伟大，和他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摩西的伟大是一个被赐予的恩典。当摩西披着米甸羊信的褴褛衣袍闯进大埃及国法老官邸的时候，肯定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出身可疑口齿不清的家伙会创立万古不朽的法典或奠定千秋永存的基业。其实，摩西本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从奴隶到王子，从王子到羊信，从羊信到国父，这些沧桑起伏的人间传奇经历，至多只是为了让他有可能承担一个来自天外的使命。与永恒相比，这些伟大的个人传奇又算得了什么？摩西所成就的早已超过了摩西这个人。摩西不仅仅是摩西，所以，他才是摩西。摩西承载了远远大于摩西的东西，而那才是使摩西成为不朽之摩西的缘故。摩西的全部伟大就因为他是无限上帝打发来的使者。作为解放的发起者与民族的奠基者，摩西自己却没能进入那场解放为新民族所带来的理想栖息地。也许这正证明了：是摩西所承载的超越力量，而不是他本人，成就了那场走向天国的解放。

“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大概是一个游牧民族可能想象的最佳理想家园了。但是，迦南那地方并当不上这般的丰沃。“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只是一个具象的应在。“应在”就是超越，而“具象”就是活的现实。没有应在，就不能走向超越的未见之事；没有具象，超越就无法具有实在的力量。具象的应在就是实在的超越。犹太民族的生命并没有停止于迦南，可见“宽阔美好，流奶与蜜之地”的具象形式里面一定包含着远远超出那些现实之物的要素。实在的改变与更新总是由应在激发的。没有未来的先临，就不会有走向未来的运动。不过，永恒的应在若不具有具象形式，就不可能触及现实，就无法产生撼动现实的引力。活在历史中的永恒永远

披戴着人的形式。摩西就是传递永恒异象的先

知。作为先知，摩西给了犹太民族一个活

生生的应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永恒王国。“迦南”是一个埃及

所没有的所在，同时又是一个

埃及能够触摸得到的身边之


物。所有真正的拯救都必须

具有这两重性质：现实中尚

未临到的未来，却具有能够

临在的具象形式。





我和上帝有个约（长篇节选）

最后一章 大结局

北村

时间渐渐逼近初冬，深秋使樟坂的霜色欲浓，到了冬天，树叶开始凋落，但这一切的变化并未给樟坂带来孤独和肃杀感，反而使大地隐藏了生命的秘密，进入一种厚实的沉静。坚挺的树的枝桠显示出引而不发的力量，并像蛹蜕变成蛾一样，暗示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令人无法想象形状的新生命。死，可能是一个前提，就如同麦种只有死在了土里，才能破壳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些都是以死为代价的。

一大早沈全被电话吵醒，是看守所打来的，通知他立即进来有事相商。沈全有一种不详的预感，马上驱车到了看守所。潘警官把一份材料给他看，这是陈步森写的一个申请报告，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看守所领导和监狱管理局领导：您们好。我是一个即将被处决的犯人，我叫陈步森。我曾经提交了一份遗体捐献申请表，得到领导批准，我非常感谢。但是，正当我准备把我的肝脏捐献给我的受害者冷薇女士时，由于我将以注射方式处决，所以无法向她捐献肝脏，我为此非常难过。如果我的生命结束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我最大的盼望，可是，现在这个愿望就要落空。为了挽救冷薇的生命，我郑重申请，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上级有关部门能否改变我的处决方式，由注射改为枪决。我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不忍心看到她失去希望，我的生命反正都要结束，怎么结束并不重要。我知道实行注射方式是对我们的人道，但更大的人道主

义却是救一个能救回来的人。我现在才明白，肉体是没什么用的，如果没有灵魂的话。我知道不久我的肉体就会消失，但我的灵魂还在。请上级部门批准我这最后的要求，谢谢你们。

陈步森——一个知罪感恩的灵魂。

沈全抱着头看着这份申请书。潘警官说，你想见他一面吗？你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沈全说，好吧。

一会儿功夫，陈步森出来了。沈全看见他脸色很憔悴，看来没睡好觉。沈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陈步森说，救人。沈全说，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她会接受吗？陈步森说，所以请你们想办法说服她。沈全不知道说什么好……陈步森说，别担心我，我没有冲动，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晚上睡不着，我想，由于我必须注射死刑，她却因此失去机会，到时候她来阴间找我，我无法面对她，因为这是见死不救。沈全问，你想过注射和枪决的不同吗？陈步森说，枪决……可能很痛吧？不过，再难受也就是几秒钟的事，而她却可以得救。沈全的双手交互捏得卡卡响。陈步森说，我想，再痛，也痛不过上十字架吧……我已经决定了，不改主意了，请大家帮忙。

沈全悄悄用手拂去脸上的泪迹，说，好的，我明白了，我不说了，现在就去跑这个事。……沈全本以为这事有多难，出乎他的意料，上级很快批复了陈步森的申请。批准的理由是：出于人道主义。可是申请决定到了冷薇的手里，遭到了她的强烈抵抗，她看到那份申请表时，浑身颤抖不已，她说她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沈全、苏云起和周玲围绕在她身边，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一个可怕的决定：如果劝冷薇接受，意味着陈步森将真的面临枪决的结果，周玲几乎看到了陈步森被子弹洞穿的画面。如果同意冷薇的拒绝，她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供体，她面临和陈步森一样的结局：死亡。

谁也不敢说话。最后，还是苏云起说话。他握起冷薇的手，说了以下的一段话：冷薇，我相信陈步森不是冲动的选择，我们也看到了，他是真的有了爱，现在这爱是何等真实啊。如果你拒绝他的爱，你想过他会怎么样？他会带着遗憾死去，他还会感到疑惑，不明白为什么他为此殚心虑，你却不要他的礼物？你不要为他担心，那将发生的所有痛楚对现在的陈步森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既然可以这么说出来，他就一定能做到。冷薇，你要活下去，代替他活下去，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我说过的，你和他，其实是一个人。

冷薇用颤抖的手在申请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的泪水飘落到纸上。

陈步森即将在十二月十日执行死刑，决定采用枪决方式。

协和医院有关冷薇肝移植手术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冷薇已经住进了协和医院消化外科手术病房等待肝脏移植。电视台和各大平面媒体趋之若鹜。朴飞到沈全的律师事务所刺探死刑执行的具体行进路线，沈全说你问这个干嘛？朴飞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大案啊，我们准备在节目中绘一幅执行死刑行进路线图，然后把当天的枪决和器官移植节目配合进来，多直观，肯定提高几个点的收视率。沈全气得推了一下朴飞，说，你他妈的还有人性没有？朴飞辩解说，观众爱看哪，他们说正义得到了伸张，他们没有关心这个大案的权利吗？沈全说，你们这些旁观者看到一个人被处决就兴高采烈，大快人心，可是有谁知道死者的心中隐藏着什么样的伤痛？成天只想到简单的惩恶扬善，你们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吗？现在他要死了，你们觉

得有大热闹可看了？是不是？朴飞望着沈全说，你从来不骂人的，今天怎么啦？吃了枪药了？

陈步森在执行死刑前的三天，被特别允许和他想见的人或者提出要见他的人见面。见面地点安排在看守所的一间旧办公室，这也是通常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当夜逗留的地方。

第一个要求见陈步森的居然是陈三木。他打电话给周玲，要求见陈步森一面。周玲带陈三木来到看守所，见到了陈步森。陈步森没想到他会来，他还是称他为表姐夫。陈三木说，我听到了你改变行刑方式的申请，我很惊讶，很想进来看看你。毕竟我还当过你的表姐夫。陈步森说，谢谢你。陈三木说，希望我过去对你这个事情所说过的话，你不要记在心上。陈步森说，你说过什么？我都忘了。陈三木说，你知道我是做学问的，我说的话都是一种学术问题，不是结论，都在探讨当中。所以，今天你得到这个结果，我还是很难过。陈三木说，我想问一句，你真的不怕死吗？我听到你选择枪决，我觉得你真的是不怕死了，为什么？陈步森想了想，说，我现在感到我身上的罪都被洗干净了，所以，心情比较轻松。陈三木就没再说什么，只说，你要保重，你要保重。他和陈步森握了握手，走出了会客室。

周玲和陈三木走出了看守所。她看陈三木神情落寞，心中有些酸楚。她想，自己如果一直不原谅陈三木，他可能会情绪崩溃。所以，周玲决定向陈三木表达她的意思，尽管她现在还不打算和他复婚，但她想让陈三木知道，她正在原谅他。

周玲问陈三木，你今天为什么要来看他？陈三木说，我是他亲戚嘛。他看着远处天边的一团云，说，我现在承认，内心悔改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我过去把它看简单了，不过，不是你使我有了这认识，是因为陈步森。我也奇怪，同样的一个信念为什么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会如此不同。

周玲从陈三木的语气中听出，他又硬起来了。她想原谅他的话就咽了回去，说，因为有人认自己的罪，有人不认。陈三木说，我已经放下姿态认了我的错，你倒翘尾巴了，竟然把火锅掀翻。他冷笑了一声，说，我看清楚了，你连冷薇也不如。

周玲没吱声。

陈步森天性是善良的，现在恢复了。我天性也是善良的，我并没有失去，所以无所谓恢复，我有错，但没有罪。周玲说，三木，你真可怜，一个教授居然不知道人有罪，中国人常常只说人有错，以为罪人就是犯人，罪犯，囚犯，但陈步森却知道他是罪人，他比你强多了。陈三木笑了，说，也比你强多了，你就等着瞧吧，我也许会改变，信个什么，但一定是通过自己的修炼，只要努力，人可以体验到超越的境界。

周玲知道：他失去了一个挽回陈三木的最好机会。

周玲回到城里去看了冷薇。冷薇说她想马上见陈步森，她说已经向医院请了假。周玲知道这是冷薇见陈步森的最后的一面了。她打通了沈全的电话，联系好了看守所方面。看守所潘警官传陈步森的话，希望同时见到淘淘和冷薇的母亲。于是，当天下午，冷薇和母亲带着淘淘，在周玲的陪护下，来到了看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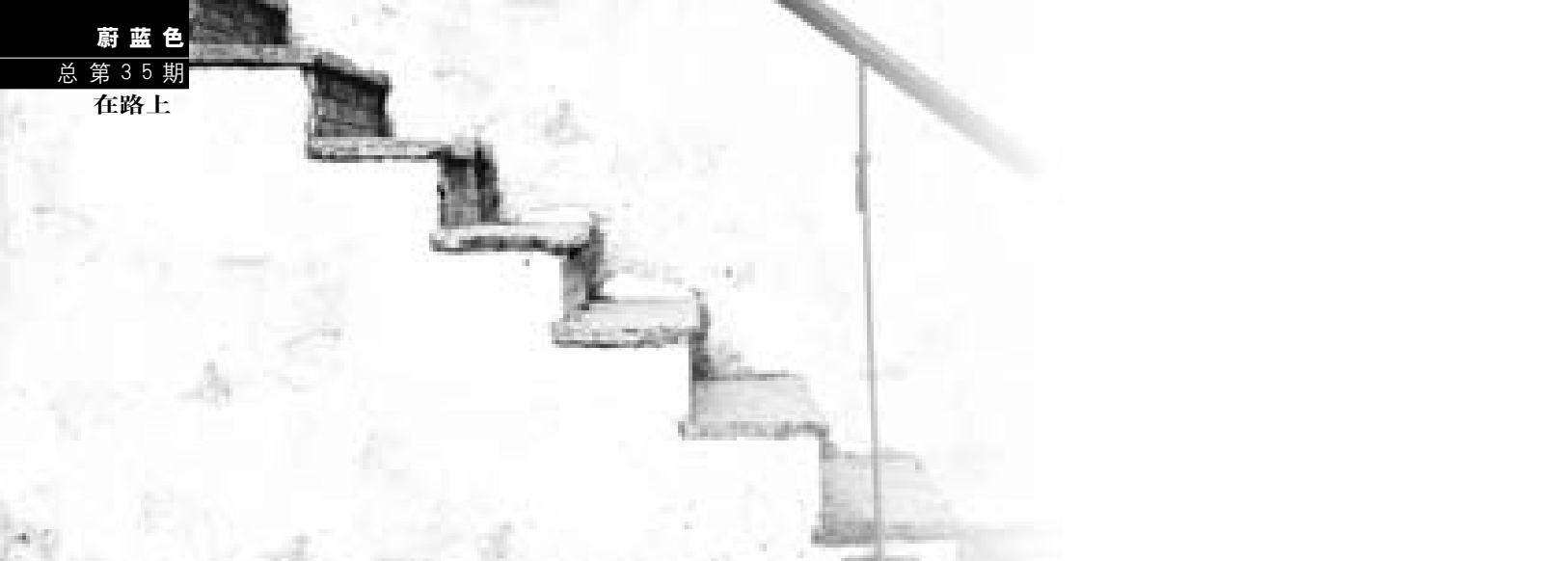
先安排的是老太太带着淘淘进去看陈步森。淘淘看到陈步森时，不像过去那样高声叫他刘叔叔，而是怯生生地躲在外婆后面。陈步森说，淘淘，你不认识我了吗？淘淘仍然不说话。老太太说，小刘啊。她还是叫

他小刘。这孩子来的时候说，他很想你，可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说话了。陈步森拿出一个东西来，居然是一辆地瓜车。这是陈步森特地托潘警官在外面市场买了地瓜做的。淘淘看到地瓜车，脸色缓和了一些，玩起地瓜车来。陈步森说，好玩吗？淘淘笑了，好玩。他抱了一下淘淘，淘淘牵着车子出去了。老太太这时对陈步森说，孩子心里难过，你知道吗？他不说话。陈步森眼睛红了。老太太握着陈步森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潘警官把老太太领出去了，冷薇进来了。

陈步森见到冷薇时，两人只是看着对方，什么话也没有。陈步森发现冷薇瘦了，瘦得他认不出来了。他说，你怎么瘦成那样？冷薇说，你也瘦了……陈步森说，我很好，只是有时睡不着。冷薇说，睡前洗个热水脚，把脚放高了睡，就会睡着。陈步森说，冷薇，你……你千万，千万不要改变主意，我们说好了的，如果你改变主意，我就白白申请了。冷薇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到这时候还在担心这个，她就受不了了，一下子哭出声来。陈步森用手拍她的后背，她还是痛哭失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陈步森不停地劝说，你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如果你能活下来，我就知足了，我害了李寂，却可以救你，我的命是好的。冷薇哭着说，死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说死不可怕吗？我死了就算了，你这样做，让我更难受……陈步森坚持说，答应我，不要反悔，说好了的，就要做。

冷薇一把抓起陈步森的手，抱在怀里，那一刹那，冷薇清楚地体验到了爱情！对，就是爱情。一个凶手的爱情！她泪水不停地滴到这只手上，她把他的手贴到自己的脸上。陈步森说，我也想活着，但我没有希望了，法律不让我活着，我只有走，但我知道我去的是什么地方，所以我不害怕。苏先生说过，最后我们都会在天堂见面，但现在不让你去，所以你要好好活下去，到时候了，我们就会见面，我们约好了的，一定会见面。冷薇哭得大泪滂沱。陈步森说，我活了三十年，现在除了我这个身体，双手空空，我能送给你的就是这副身体了。你一定要答应我，接受手术，好好养病。不要让我的愿望落空。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等手术一结束，你醒来的时候，你要相信，我已经在天上，已经在最快乐的地方，一定在那里。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用红塑料绳编成的小小的“爱”字，说，这个是我在里面打发时间编的，送给你作礼物。冷薇接过它。陈步森说，现在很多女孩戴贵重的首饰，这个是用绳子编的，不值钱。

冷薇立即带上了它。她还是不停地流泪，就是无法开口说完整一句话。会见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陈步森说，我要进去了。冷薇突然上前，紧紧地抱住他不放，陈步森痛苦地强忍住泪，对她说，你放心，我……不会有痛苦的。说着，就用力推开她的手，走进去了。

陈步森死刑执行的前一晚，苏云起要求陪同陈步森度过最后的时刻，为了稳定被行刑人的情绪，准许了他的要求。

陈步森和胡土根被带到了那间旧办公室。潘警官问他们要吃什么？在这最后一顿晚餐，厨房会基本满足他们的要求。陈步森说，我不饿。胡土根说，他想吃梅菜扣肉和炸大虾，再要一瓶酒。潘警官还是让厨房准备了两份这样的菜。但没有酒。菜上来后，胡土根不停地吃，把自己的那份吃光后，又把陈步森那份的肉吃了一半。陈步森一点胃口也没有。

苏云起进来了，他问他们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事？陈步森和胡土根都说没有。后来陈步森说，他想要在离开时再听一遍那首歌《奇异恩典》，苏云起就打电话叫周玲赶快把磁带送进来。

胡土根对苏云起说，那件事对不起你。他说的是绑架的事。

苏云起回答：首先是我们这些人对不起你。

两个人都能听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时，胡土根说他要睡觉，可是他睡了一会儿睡不着，又嚷着要喝酒，他大喊大叫起来，好像失去了理智。潘警官只好让人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苏云起说，他的情绪还是不好。陈步森说，比刚来的时候好。苏云起问他，你怎么样？陈步森说，还好。可是苏云起发现，陈步森突然已经泪流满面。

苏云起用手巾纸替他擦去眼泪，说，不要害怕。陈步森说，我不害怕，我只是有些难过……苏云起说，你说给我，为什么难过。陈步森说，我其实还想活下去，我为大家做的事太少，我不知道在天堂上帝会不会接受我，我这十几年干净坏事，现在说上天堂就上天堂，真的太便宜我了。苏云起说，你一定要相信，你的灵魂自由不是靠行为，你记得吗？我说过多少次的，靠相信。现在，就是此刻，你就在天堂里。你不觉得吗？你在乐园里。你没什么惭愧的了，因为你认了你的罪，也悔改了你的罪。

陈步森说，你放心，这我知道，我现在心里很平安。其实在这几个月我想了很多，我想，如果这法律只是为了定我的罪，就算法律是对的，判我也是对的，我也被枪毙了，这法律也实行了，可是对我有什么意

义？我已经死掉了，法律是对的，我死也是对的，我没法说法律不好，这很公平，可我却带着痛苦和恨死了。法律是好的，可是对我没有用。

苏云起说，可是今天，有一种爱在律法以外向你显明了，你感觉到了吗？这就是你为什么灵魂有自由的感觉，你虽然在负法律责任，但你自由了，不要疑惑。陈步森说我不疑惑，我心里知道。苏云起说，步森，我们出现在这地上不是为了要接受惩罚的，而是要接受爱的，这世上的一切原本都是好的，好的，我们是其中最好的，好像眼中的瞳仁，知道吗？陈步森听到“我们是这地上最好的”这句话，鼻子一酸，哭出声来。

磁带被送进来了，潘警官拿来录音机，播放了《奇异恩典》的歌。陈步森听着，两行泪水淌下来。在这个等待死亡的奇妙时刻，歌声回荡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陈步森很快地在脑海中划过了这一年来经历的所有画面，甚至他想到了他小的时候，父亲带着他去钓鱼，母亲背着他去上医院的情景。陈步森现在回忆的都是好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都消失了。

窗外曙色微茫。行刑的时间到了。苏云起和陈步森要分别了。陈步森猛地紧紧抱住苏云起，他的身体开始颤抖，苏云起感觉到了。陈步森小声地在他耳边说，谢谢您，苏老师，我从小被人骂到大，骂我阿飞，没有一句能让我服，可是很奇怪，那天我遇到你，你没说我好，却说我有罪，好像在骂我，却把我打动了。

苏云起一下子用力地把陈步森紧紧抱在怀里。

苏云起说，记住，等一下不管遇到什么，一定要朝光明的地方去。陈步森知道他是说枪响之后的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陈步森被带走了。

苏云起走出看守所大门，看见远远的天空上，红色的云在熊熊燃烧。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觉涨满了他的心。

与此同时，冷薇被推进了手术室，陪同的人有她的母亲和周玲。医生们作好了手术前的一切准备。手术分全肝切除术和供肝植入两步。孙主任要求做到肝切过程中，热缺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执行死刑的时间和移植手术的时间已经配合完毕。陈步森被枪决并证实死亡后，立即摘除肝脏，进行减体移入冷薇的体内。

在作好一切预备工作后，孙主任问冷薇，你准备好了吗？冷薇看了看身边的周玲。周玲低下头，说，放心，一切会平安的。冷薇从早上开始到现在一直不停地流泪，周玲对她说，别再流泪了，对手术不好，我也不哭了，这是美好的事，不要哭。冷薇点了点头。她想起了陈步森的约定，等她手术完成，他会在天上。她知道一会儿她要比他先睡着，然后他才被执行。

手术开始了。在麻醉针扎进她身体的那一刻，冷薇觉得视野渐渐模糊……她对自己说，在她睡着以前，陈步森仍然活着，是她先睡着的。等她睡着以后，他也会睡着。死，就和睡是一样的吗？在不再有罪的人中，死就是睡了。冷薇的意识渐渐模糊，她仿佛看到了他，他的笑脸在慢慢地飘浮。



冷薇在一天一夜之后醒来，手术持续了八个小时，麻醉药的效力也在十二小时后消失。手术完成了。

冷薇慢慢睁开了双眼，她躺在加护病房里，当她睁开眼时，刚好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出奇的宁静。冷薇看到了窗户，微红的光从外面射进来，窗帘随着风轻轻飘动。冷薇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她没有感到身体任何的疼痛，反而觉得自己好像在漂移……床头挂着陈步森编织的小小的爱字，被风吹得摇晃。

冷薇想起来了。她想起了一切。透过白色窗帘，远处隐约有着黛色的群山，若隐若现。冷薇想：现在，一切结束了。他的一部份，进入了她的体内。虽然她不能想象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但她相信，这是事实。她也相信，一切走到尽头的时候，一切也开始了。

冷薇望着窗外，好像看到了远山之上的天空。她想，此刻，他已经坐在天上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他说过的。他会坐在上面看着她。她相信他对她说的每一句话。

在这样的宁静中，从地上捡起一根草都是美的。

作者的话：

《我和上帝有个约》这部小说，开始了我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写作经验。如果说过去的写作仅仅是一个基督徒以作家惯有的思维方式发表他的体验、才华和情感，基督教仅仅作为一种价值观在支援作家的写作，那么，从这部小说开始，我试图作出一个大胆尝试：以一种祷告的灵来进入实际的写作。这是一次新奇的独特经验，每天早晨我坐在书桌前，开始我一天的写作的时候，我会把我今天要写的所有情节和人物全部祷告在上帝面前，求主给我直接的启示，他甚至可以指导到我写作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分情感的表达。我在描写主人公陈步森的时候，在我的生命中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喜悦胜过了我的哀愁，这种得胜的喜悦超越了我不得不描述的黑暗所带来的绝望，成了这部作品的基调，那就是光明照亮黑暗时所呈现的暗中之喜。它使得胜第一次如完整地呈现我的作品中。

多年以来，文学界流行这样的说法：宗教文学只是说教，真正的文学只能表达世俗情感中的痛苦和绝望，宗教文学因此被人限定在福音文学单张的认识水平上。许多作家信主突然觉得力不从心。然而，圣经以其作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源头，无论在它的生命呼出还是伟大的叙事模式中，都在表明了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的默示为笔，才能够创作出得胜的作品，只有被圣灵充满，才能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因为这种伟大只产生于荣耀的上帝，而非自主独立的个人。而文学最重要的情感，也只能来自于上帝，就是保罗所说的：那安慰过他的安慰，才能安慰世上的人。

稿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广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lemagazine.net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8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Communication-
Inc.ofCanada
请注明：ForSky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德国/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活水书室
COCMBookroom
c/oLingLu
2PadstowAvenue
Fishermead
MiltonKeynes
MK62ES
United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bookroom@cocm.
org.uk

法国/福音书房
LibrairieRelaisvie
40RueFaidherbe,
75011Paris,
France

香港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环球广播公司
Room 901 Block A, Po
Lung Centre,
11 Wang Chiu Road,
Kowloon Bay
Kowloon
Tel: 852-27808336

新西兰/庞泉
QuanPang
3HelvetiaDrive,BrownsBay
NorthShoreCity,0630
NewZealand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每月每季每年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